

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前蜀世家第三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

五代史王建陳州項城人蜀檇杌王建字光圖其

先穎州郾城人後徙居項城五國故事世爲餅師

爲人隆眉廣頰狀兒偉然少

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

冊府元龜

蜀王建字光圖隆眉廣頰龍睛虎視嘗於武當山遇僧處常謂建日子骨相甚奇何不從軍自求豹變而乃區區爲盜掇賊之號北夢瑣言僧處宏習禪於武當山王建徵時販鹽於均房間仍行小竊號曰賊王八處宏見而勉之曰子他日位極人臣何不從戎別圖功業而夜遊晝伏沽賊之號乎建感之投忠武軍後建在蜀宏

擁門徒入蜀爲構精舍以安之卽宏覺禪院也江西鍾傳微時亦以販鮓爲事遇上藍和尚教其作賊而尅洪井自是加敬至於軍府大事此僧皆得參之也蜀檮杌隆眉廣穎身長七尺與晉暉輩以剽盜爲事被重罪繫許昌而獄吏縱之使去武當僧處宏謂日子後爲忠骨相異常貴不可言何自陷爲盜建威其言

武軍卒稍遷隊將

五代史唐末隸名于忠武軍秦宗權據蔡州懸重賞以募之建始自行間

得補軍候

冊府元龜蜀王建機畧拳勇出于流輩蜀檮杌因隸軍於忠武而節度使杜審權拔爲列校從

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死剖之得一小蛇於心間私自異之秦宗權據淮西募建補軍虞候五代史補王建在許下時尤不逞嘗坐事遭徙但無杖痕爾及據蜀得馮涓爲從事涓好詆訐建恐爲所譏因問曰竊聞外議以吾曾遭徙刑有之乎涓對曰有之建恃無杖痕且對衆因袒背以示涓曰請足下試看有遭杖責而肌肉如是耶涓知其詐乃撫背而嘆曰大奇當時何處得此好膏藥來賓佐皆失色而涓晏然黃巢陷長

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宏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

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爲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宏皆

爲一都頭復光死晏宏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

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勣自稱留後僖宗卽以晏宏

爲節度使晏宏以建等八都頭皆領屬州刺史

五代史廣明中

黃巢陷長安僖宗幸蜀時梁祖爲巢將領衆攻襄鄧宗權遣小校鹿晏宏從監軍楊復光率師攻之建亦預行是歲復光入援京師明年破賊收京城初復光以忠武軍八千人立爲八都晏宏與建各一都校也復光死晏宏率八都迎扈行在至山南乃攻剽金商諸郡縣得兵數萬進逼興元節度使牛勣棄城而去晏宏因自爲留後建等爲屬郡已而晏宏擁衆東歸陷陳許建與晉暉刺史不令之任

九國志晉暉許州人父和爲忠武軍列校暉少有膽氣杜審權鎮許昌以暉爲頭營十將從鹿晏宏迎駕至山

南晏宏遲留不行暉素與建相善謂建曰鑾駕將回晏宏觀望不進而姑息吾輩甘言見誘苟不自圖去就禍

且及矣不如以所部兵爲勤王之舉不爾爲晏宏所累
且宮車反正以吾等爲賊黨何面目行於天下建然之
遂俱行迎至三泉僖宗嘉之名其軍曰忠義以暉爲指
揮使隸右神策軍及再幸褒斜復統南營兵與建同爲
先鋒天子居梁暉統四都兵屯黑水修營棧道往來無
阻朝廷慮其疆盛因罷拱衛授集州刺史以散其朋聚
一歲之中凡歷數郡蓋欲窘之也建園梓州遂往會焉
建以暉爲壕寨使建開國授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黔中郡縣多屬涪陵比部員外郎陳凝爲涪州守以暉
制銜中不帶涪州刺史遂不納牌印暉上疏歸之凝責
授瀘州司戶暉招來通竄剗除蠹弊州民愛之罷上表
請老日夕與親友宴談噓爲娛嘗自言曰吾生罹多難
學執干戈者惟求飽煖耳今至此矣復有何望我嘗拔
王宗魯於行陳今致位將相女復爲王妃矣分封宏農
郡王卒年七十九

韓建張造長史造幼好兵家之學年二十應
募隸忠武軍從鹿晏宏出征及晏宏據褒中心無同志
因與建謀曰吾輩遠離鄉土保聚無名今大駕將回主
帥反側或隨其逃遁則皆賊也不如率兵拱衛以取美
名建納之遣使上表僖宗驛召旌賞遂參翊衛隸神策

軍及再幸褒中以扈從功授萬州刺史道阻不能去會
建起兵閩中以造爲行軍司馬廣漢糧盡建慮軍情有
變謀各據一郡以自固造首倡大義慰諭將士衆皆感
悅龍紀初詔授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遷茂州刺史從
建討陳田引軍攻笮橋爲陳敬瑄所敗歿於陣年四十
五建以其死事間詔贈司徒子彥昭爲感德都知兵馬
使從建收巴西破葛佐授劍州刺史建圍梓州彥昭攻
堅力戰歿於陣建痛惜撫其尸以泣曰父死於前子繼
出卿一門矣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得

之大喜號隨駕五都

五代史俄而晏宏正授節旄恐部下謀已多行忍虐繇是部衆離心

建與別將韓建友善晏宏猜二建僞待之厚引入臥

內二建懼夜登城慰守陴者因月下共謀所向謂韓建

曰僕射甘言厚德是疑我也禍難無日矣早宜擇利而

行韓曰善因率三千人趨行在僖宗嘉之賜與巨萬分

其兵爲五都仍以舊校主之卽晉暉李師泰張造與二

建也因號曰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爲假子北夢瑣

言唐僖宗皇帝播遷漢中蜀先王建爲禁軍都頭與其

僖于僧院賭骰子六隻次第相重自么至六人共駭之

他日霸蜀土於上元訪當時僧院其僧尚在問以屬十
以舊事此僧具以散子事具對建大悅厚賜之
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等爲養子僖宗還長安
北夢瑣言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張濬白身未有名第時
在河中永樂莊居里有一道人或麻衣或羽帔不可親
狎一日張在村路中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待爾
破賊迴顧乃是此道人濬曰一布衣爾何階緣而能破
賊乎道者勉其入蜀時濬母有疾未果南行道者乃遺
兩粒丹曰服此可十年無患濬得藥奉親所疾痊復後
歷登台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王氏
見間錄金統水在金州巢寇犯闕之年有崔某爲安
守大駕已幸岷岷惟金州地僻戶口晏如忽有一道人
詣崔言事曰方今中原板蕩乘輿播遷宗社陵夷鞠爲
茂草使君豈無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旣隕一木搢之可
乎客曰不然所云殄者不必以劍戟爭鋒力戰原野崔
曰公將如何客曰使君境內有黃巢谷金統水知之乎
曰不知請詢其州人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賊稟此而生
請使君差丁役齎斧鍾同往掘之必有所得乃去州數
百里深山中果有此名號者客遂令尋源而斷之仍使

斷其山岡窮其泉源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黃腰人既逼之遂舉身自撲呦然而卒穴中又獲寶劍一客又曰吾爲天下破賊訖崔遂西向進劍及黃使建與晉暉等腰未逾劍利閭巢賊已平大駕復國矣

將神策軍宿衛光啟元年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

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

以建爲清道使

五代史及僖宗還宮建等分典神策軍皆遙領刺史通鑑攷異毛文錫王建

紀事云光啟二年正月辛巳車駕次陳倉二月辛亥朱攻遣兵攻逼行在庚申陷號縣二月甲午將移幸梁洋

以上爲清道斬斫使

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

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煙焰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

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

蜀檣杌廣明中僖宗幸蜀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

泰同謀率三千人奔行在僖宗大喜乃分其兵使建等五人主之號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爲假子駕還分典

神策軍光啟元年令孜與河中王重榮有隙移鎮易定
重榮遂舉兵向闕二年正月僖宗再幸興元以建爲清
道使負玉璽以從至當塗驛而邠寧李昌符朱玫等遣
人焚棧道建翼僖宗過於煙焰中夜宿坂下僖宗枕建
膝而寢賜僖宗已至興元令孜以謂天子播越由已致
以金券

之懼且得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

北夢瑣言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回天之力常致書于許昌爲
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不允爾後
崔公移鎮西川敬瑄與師立牛勉羅元果以打毬爭三
川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旄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
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彌勒會妖人窺此
聲勢乃僞作陳僕射行李云山東盜起車駕必謀幸蜀
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妖共翼佐之軍府未喻
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四匹察事者覺其非
常乃羈縻之未供承問而真陳僕射亦連轡而至其妖
人等悉擒縛而俟命穎川俾隱而誅之識者曰陳帝師
由閹官之力無涓塵之效盜處方鎮始爲妖物所憑終
以自貽誅滅非不幸也又陳太師敬瑄雖濫升重位

而頗有偉量自鎮西川日乃委政事於幕客委軍旅於
護戎日食蒸犬一頭酒一壺一月六設曲宴卽自有平
生酒徒五人狎昵進菜一盤破三十千常有告設吏偷
錢拂其牒而不省營妓玉兒者太師賜之卮酒拒而不
飲乃誤傾潑於太師汗頭面遽起更衣左右驚憂立候
玉兒爲薤粉更衣出却坐又以酒賜之玉兒請罪笑而
恕之其寬裕令孜因求爲西川監軍通鑑攷異張彰者
率皆此類

二年春孟到蜀叟嘗接識北司諸官子弟有光啟承
旨似先大夫爲叟言去年黃巢凌犯聖上蒼忙就路諸
王多是徒行壽王至斜谷行不得襪一足蹠一足偃臥
礮石上田軍容在後收拾驅壽王壽王啟軍容行不得
與箇馬騎軍容云山谷間何處得馬以鞭一拂之令行
雖迴首無言衷心深銜此恨爾後經今八年僖宗皇帝
在行宮寢疾月餘彌留臣下皆知不起于疾內外屬望
在於壽王壽王仁孝大度宏寬有斷衆所歸心軍容聞
大恐就御寢問識臣否帝目睜不語軍容大驚尋時矯
制除西川監軍使仍馳驛赴任遂將拱宸奉鑾兩都自
衛星夜倍程軍容才到西川僖宗已崩國朝果冊楊復
壽王登極皇帝位於是積年怨恨今日逞其志矣楊復

恭代爲軍容使復恭出建爲壁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
及溪洞夷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五代
史光啟初從僖宗再幸興元令孜懼逼求爲西川監軍
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建等素爲令孜所厚復恭懼不
附己乃出五將爲郡守以建爲壁州刺史天子還京復
恭以楊守亮鎮興元尤畏建侵己屢召之建不安其郡
因招集溪洞豪猾有衆八千寇閬州陷之復攻利州刺
史王珣棄城而去建播剽二郡所至殺掠守亮不能制
蜀檣机至褒中以建遙領壁州刺史令孜懼禍求爲
西川監軍以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復恭慮建不附己
出爲利州防禦使十月駕還楊守亮鎮興元屢召建建
疑其圖己遂招豪猾八千攻陷閬州殺楊行遷入據其
城自稱刺史清異錄王建初起軍中隱語代器械之
名以犯者爲不祥至孟氏時猶有能道其略者劍曰奪
命龍刀曰小逡巡鎗曰看二斧曰鐵饅糜甲曰千斤使
弓曰潘尚書弩曰百步王箭曰飛郎鼓曰聖牛兒鑼曰
響八旗曰愁眉錦鐵蒺藜曰冷尖蜀鑑唐僖宗光啟
三年利州刺史王建襲據閬州山南節度使楊守亮忌

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聞州地僻人富刺史楊茂實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聞州遂茂實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自稱防禦使軍勢益盛

走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

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

蜀檣机十一月昭宗卽位陳敬瑄叛於成都慮建與東川

顧彥朗膠固爲患頗憂之令孜曰建吾子也可折簡召之遂與建書曰中原多故惟三蜀可以偷安陳公恢廓無疑同建大事吾父子輔之無東川顧彥朗北夢瑣言

不可也建大喜領兵趨成都

東川顧彥朗

唐蔡荆尚

書爲天德軍使衙前有小將顧彥朗彥暉知使院宅市買荆有知人之鑒或一日俾其子叔向以下備酒饌於

山亭召二顧賜宴荆俄亦卽席約令勿起二顧惶惑莫諭其意荆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

年願以子孫相依因增其職級洎黃寇犯闕顧彥朗領本軍同立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

請叔向爲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大與建有事皆諮謀焉大顧薨其弟彥暉嗣之亦使相

舊建聞令孜召已大喜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

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卽以其家屬託彥

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

人止之五代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初于關輔破賊時與建相聞每使人勞問分貨幣軍食以給之故

建不侵梓遂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憂其膠固謀于監軍

田令孜曰王八吾子也彼無它腸作賊山南寔進退無

歸故也吾馳咫尺之書可以坐置麾下卽飛書招建建

大喜遣使謂彥朗曰監軍阿父遣信見招僕欲詣成都

省阿父因依陳太師得一大郡是所願也卽之梓州見

彥朗留家寄東川選精甲三千之成都行次鹿頭或謂

敬瑄曰建今之劇賊鴟視狼顧專謀人國邑儻其卽至

公以何等處之彼建雄心終不居人之下公如以將校

遇之是養虎自貽其患也敬瑄懼乃遣人止建遽修城

守蜀禱机敬瑄參謀李又謂曰建今之姦雄狼顧久

矣必不爲人下若爲將校亦非公
之利建至東川敬瑄遣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

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軍于學射敬瑄遣將句惟
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
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
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濛陽新都百餘日
蜀鑑王建攻成都不克退保漢州西川陳敬瑄懼王建
與東川顧彥朗合謀圖已田令孜曰建吾子也令折簡
召之可致麾下遣使召之建大喜帥精騎至鹿頭關敬
瑄悔遣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瑱于綿
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蠶北又
拔德陽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
攻城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
又學射山在成都蠶北屬新繁縣

昭宗遣左諫議大

夫李珣爲兩川宣諭和協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

大臣鎮蜀因爲建求旌節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分邛蜀黎雅爲永平軍拜建節度使敬瑄不受代昭宗卽命昭度將彥朗等兵討之

五代史建怒遂

據漢州領輕兵至成都敬瑄讓之曰若何爲者而犯我疆理建軍吏報曰閬州司徒比寄東川而軍容太師使者繼召今復拒絕顧梓州復相嫌問謂我何心故也使師反爲拒絕慮顧梓州復相嫌問謂我何心故也使來報且欲寄食漢州公勿復疑時光啟三年居泐旬建盡取東川之衆設梯衝攻城都三日不尅而退復保漢州月餘大剽蜀土進兵彭城百道攻之敬瑄出兵來援建解圍縱兵大掠十一州皆羅其毒民不聊生建軍勢日盛復攻成都敬瑄患之顧其期亦懼侵已昭宗卽位彥朗表請雪建擇大臣爲蜀帥移敬瑄他鎮乃召宰臣韋昭度鎮蜀以代敬瑄敬瑄不受代天子怒命顧彦回楊守亮討之北夢瑣言唐太尉韋公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承恩爲人潛結中禁京兆與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元乃澈之師也嘗部

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
於僧徹處喫茶後掌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
太尉相國頃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
翰苑則借人把筆蓋謂此也通鑑考異張彭者舊傳
曰光啟四年戊申十月十日田軍容除西川監軍使此
月文德二年己酉太師有除未下閏朝延降旨三軍百
姓僧道詣驛就使車訴論二十年鐵券有一人驛亭截
耳時有微雨臥踞於泥天使視之無言良久曰不必不
必索馬揮鞭便發太師軍容端差親信於人衆中探使
有何言既聞二人神色俱喪乃理兵講武更創置三都
黃頭都以親密者管之諸軍頗闕隊十月探知朝廷除
韋相公授西川節度使已宣麻軍容甚有懼色乃以書
召閬州王司徒計其過綿州卽出兵拒之令其怒怒必
攻諸州所在出兵交戰此是軍容計恐韋相公來交代
以兵隔之言王司徒來侵我所舉兵蓋與王氏相敵
欲遮其反名十二月二十日驅人上城一更出兵數千
人排於城外北向堤上二十一日王司徒大軍已至城
下於城北街去來鬪數合己時川軍被一時築過橋隄
上排者大走並收入城至暮王司徒收軍宿七里亭二

十二日早又進軍逼城至午又退止七里亭二十三日
早引軍入新繁據陽諸縣界城內出軍日有相持此年
十一月改元龍紀元年己酉二月二十五日大戰三昭
郊乃各下數寨相守所至縣邑大遭焚燒戶口逃竄昭
宗以建爲招討牙內都指揮使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
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奈何且唐室
多故東方諸鎮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
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遲疑未決建遣軍
士擒昭度親吏于軍門鬻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饑須
此爲食爾昭度大恐卽留符節與建而東五代史時昭度以建爲牙
內都校董其部兵及王師無功建謂昭度曰相公與數
萬之衆討賊未效餉運交不相屬近聞遷洛以來藩鎮
相噬朝廷始息不暇與其勞師以事蠻方不如從而赦
之且以兵戡靖中原是國之本也相公盍歸朝觀與主

上盡之昭度持疑未決一日建陰令軍士于行府門外擒昭度親吏鬻而食之建徐啟昭度曰蓋軍士乏食以至於耳昭度大懼遂留符節與建即日東還蜀檇建怒進攻破鹿頭入據漢州進攻成都顧彥朗亦懼建反戈相襲上表雪其罪建亦奏請擇大臣帥蜀乃召宰相韋昭度爲成都尹割印蜀黎雅置永平軍於邛州以建爲節度使建發兵迎昭度於劍門敬瑄不受代昭度於城東置行府以建爲衙內都指揮使大順元年十月建度敬瑄垂敗心冀全蜀乃入白昭度曰相公興數萬之衆未有討賊之效而饋運不繼大衆暮然今關東藩鎮相噬圖傾國家社稷朝廷姑息不暇相公爲國大臣其心安忍不如東還以清中原此根本之策也劍外之事願以相委必不負驅策昭度猶豫未決建陰令軍士擒昭度帳下吏駱保蒼頭保祿食之昭度大懼乃以符節付建即日東還蜀鑑文德元年王建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以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使王建表請討陳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請赦建罪移敬瑄它鎮以靖兩川上素惡田令孜憤藩鎮跋扈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侍者敬瑄耳以韋昭度鎮西川楊守亮副之王建軍新都綿竹土豪何義陽

安仁費斯勲等擁衆兵自保皆附於建以王建爲永平
 軍節度使治邛州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建爲節度
 使制奪陳敬瑄官爵昭宗大順元年王建攻邛州拔之
 簡資嘉戎四州皆降又取蜀州大順二年詔顧彥朗王
 建罷兵王建逐韋昭度還攻成都周庠勸建請韋公還
 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從之其親吏昭度大懼以
 印節授建即日東還北夢瑣言唐陳敬瑄據成都府
 拒命韋太尉昭度充招討使率東川兵以伐之王蜀先
 主時爲韋賊剽掠諸縣乃擁手下兵投掌武署爲衙內
 指揮使資其爪牙也因奏請割西川數州就臨邛建節
 以授之蜀主卑謙多智事韋公甚謹掌武量其勢終
 不能駕御況軍旅之事又非所長每欲攻城請戎服臨
 陣慮矢石所及不敢近前掌武曰軍人安敢無禮東川
 都頭有唐吃人者呼而戒之曰人肉何如猪羊乃賜一
 緡俾充肉價他皆倣此重固二年蜀城已困不日將下
 一但門外誼譁以軍糧關乏兵士擒搜掌武親吏駱別
 駕名志者嚮而嗽之由是懼翟其禍遽托疾以西川牌
 印付蜀主而歸朝雖曰不武斯亦用智自免也又韋
 昭度爲蜀帥顧彥暉爲副王先主爲都指揮使三府各
 署幕寮皆是朝達子弟視王先主茂如也先主侍從髡

鬆行膠黥面札脫如一部鬼神其輩以先主統肅顧公
詳緩一時失笑而散先主歸營左右以此爲言亦自大
笑他日克鄴城輕薄幕寮皆害之昭度已去建卽以兵扼劔門兩川由

是阻絕山行章屯廣都建擊敗之行章走眉州以州降
建建引兵攻成都而資簡戎茂嘉瑛諸州皆殺刺史降
建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公相厚
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討不
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節度觀察牌印授
建明日敬瑄開門迎建建將入城以張勍爲都虞候戒
其軍士曰吾以張勍爲虞候矣汝等無犯其令幸勍執
而見我我尚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亦不能詰也建入

城軍士剽略勅殺百人而後止五代史纔出劍門建卽

餘建攻西川管內八州所至響應太師久以知聞有何嫌

恨如是因我之甚耶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敢忘但

天子付以兵柄太師孤絕朝廷故也苟太師悉心改圖

何福如之又曰吾欲與八哥軍中相款如何曰父子之

義何嫌也是夜令致攜蜀帥符印入建軍授建泣謝

曰太師初心太過致有今日相戾既此推心一切如舊

翌日敬瑄啟關迎建以蜀帥讓之建乃自稱留後表陳

其事蜀鑑建送之出劍門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急

攻成都環城堦塹一百五十里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

留後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田令孜以印節詣建陳敬

瑄開門納之建遂自稱成都留後蜀檣詔復敬瑄

官令建罷兵歸邛州建不從急攻成都令孜懼登城與

建語曰老夫與八哥素厚何爲相扼如此建曰建與軍

容有父子之恩何心敢忘但太師負國而朝廷使建討

之苟太師改心便可釋憾令孜與敬瑄議以勢不可敵

其夕令孜持符印卽建營授之翼日以成都讓建自稱

留後表陳其事北夢瑣言僞蜀先主王建始攻圍成

都三年未下其紀綱之僕有無賴輕生勇悍者百輩人
莫敵也建嘗以美言啗之曰四川號爲錦花城一旦收
剋玉帛子女恣我兒輩快活也他日陳敬瑄田令孜以
城降翼日赴府預戒騎暴諸子曰我與爾累年戰鬪出
死入生來日便是我一家也入城之後但管富貴卽不
得恣橫我適來差張勣作斬斫馬步使責辦於渠汝輩
不得輒犯若把到我面前足可矜恕或被當下斬却非
我能救諸子聞戒各務戢斂然張勣胸上打人堆疊通
衢莫有敢犯識者以建能戒能惜不陷人於刑仁恕之
化也九國志張勣長葛人善推步之學少隸忠武軍
籍從討王仙芝以勇敢稱建以所部迎駕署勣義勇都
判官復隸神策軍乃總占侯之要著太乙元精祕訣歌
七十一首以獻僖宗奇之詔與建同列從建起閬中破
德陽寨斬王彥儔時建屢爲山行章所困勣每臨陣拔
槊蒙輪殺十餘人敵爲之稍却奏署定信軍都知兵馬
使大順中與王宗保同破浣花寨建將入成都城中多
亡命不逞之徒建恐其搆亂乃令勣爲諸都斬斫使兼
左右廂都虞候以誘掖鎮撫之勣旣入城索無賴者得
百餘人悉鞭其胷死者相藉中外帖然建遷敬瑄于雅
不敢偶語建卽位歷眉邛二州刺史卒

州使人殺之

南楚新聞京華有李光者不知何許人也

旦奏授朔方節度使敕下翼日無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權年二十餘令孜遂署劇職會僖皇幸蜀乃從令孜扈駕止成都時令孜與陳敬瑄盜專國柄人皆畏威李德權者處于左右遐邇仰奉奸豪輩求名利多賂德權以爲關節數年之間聚賄千萬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後敬瑄敗爲官所捕乃脫身遁於復州衣衫百結丐食道途有李安者嘗爲復州後槽健兒與父相熟忽覩德權念其藍縷邀至私舍安無子遂認以爲姪未半載安且死德權遂更名彥思請繼李安効力蓋慕彼衣食耳尋獲爲牧守人有識者皆目之曰看馬李僕射

復以令孜爲監軍旣而亦殺之

通鑑王建屢請殺陳敬田令孜朝廷不許夏四

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閩外先機恐失於穀中涓宿之孫也蜀精杙敬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爲刺史旣行建造殺於三江令孜仍監其軍四月以令孜陰附鳳翔擒下獄餓死

蜀鑑徙敬瑄居新津以縣租賦給之大順二年王建殺
陳敬瑄田令孜建請于朝不許遂殺之名畫錄常重
允者祭之子也僖宗皇帝幸蜀回鑾之日蜀民奏請留
寫御容於大聖慈寺其時隨駕寫貌待盡皆操筆不體
天府主陳太師敬瑄遂表進重允御容一寫而成內外
官屬無不歎駭謂爲僧繇之後身矣宣令中和院上壁
及寫隨駕文武臣僚真殿上御容前寫西川節度副大
使指揮諸道兵馬兼供軍使太師中書令成都尹潁川
郡王陳敬瑄義成軍節度使中書令王鐸門下侍中韋
昭度檢校司徒守太子太保鄭畋檢校司徒鄭延林翰
林學士承旨守兵部尚書樂朋龜翰林學士守禮部尚
書杜讓能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崔凝翰林學士中書舍
人沈仁偉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侯翱尚書左僕射裴璩
禮部尚書兼太常禮儀使牛叢左散騎常侍楊堪右散
騎常侍柳涉右散騎鄭瑣左諫議大夫李紹澤給事中李
大夫蕭說尚書左丞知朝中御史中丞盧澤給事中李
輝給事中宋旦中書舍人鄭欣比部郎中知制誥蘇循
尚書右丞判戶部張禕尚書吏部侍郎張讀尚書刑部
侍郎充集賢殿學士李煥尚書禮部侍郎張貢舉歸仁
澤行在十軍司馬工部侍郎判度支秦韜王御容後寫

左神策軍觀軍容使護軍中尉田令孜右神策護軍中尉觀軍容使西門思恭內飛龍使知內侍省楊復恭內樞密使田匡禮內樞密使李順融宣徽南院使劉景宣徽北院使田獻珠左衛大將軍石守棕左金吾大將軍劉巨容行在諸軍馬步都虞候趙及諸司使副一百餘員尋授駕前翰林待詔賜緋魚袋自駕歸京韋相國昭度授西川節制陳太師與監護田軍容令孜拒命據城王蜀先主時爲行軍司馬重圍三年陳太師田軍容以城降既克下王先主拜僖宗御容於時繪壁百寮咸在唯不見陳太師田軍容真因問二公何無寫貌寺僧對曰拒扞王師近方塗抹先主曰某豈與丹青爲參商遽命重寫常待詔曰不必援豪乃援皁水洗之而風姿宛然先主嘉賞賜以金帛常公自言我畫爛梁摧之外雨淋水洗終無剝落者矣衆歎所謂前無去者後無繼者

大順二年十月唐以建爲檢校司徒成都尹劔南西

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

撫等使

五代史明年春制授檢校太傅成都尹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

招撫等使時龍紀元年也移敬瑄于雅州安置仍以其
丁爲刺史既行建令人殺之于路令孜仍舊監軍事數
月或告令孜通鳳翔書問下獄餓死建雄猜多機畧意
嘗難測既有蜀土復欲窺伺東川又以彦昭婚姻之舊
未果行蜀鑑龍紀元年春制授成都尹西川節度副
使仍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
東川顧彥朗卒其弟彥暉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賜彥暉
東川旌節緜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簡
王宗滌等討厚九國志李簡許州長葛人少以驍勇隸
忠武軍從鹿晏宏出征有功遷爲列校
建起聞中簡爲義勇都副兵馬使大順二年陳田遣將
屯犀浦簡以所部擊破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與常厚
舉兵援陳田建令簡逆擊之相遇於鍾陽簡謂諸校曰
賊遠來多疲及其未成列擊之遂整陣鳴鼓而進連破
其七寨斬首千餘級擒其將楊知宥楊行立等獲其軍
資甲馬不可勝計建攻毛湘於邛州以簡爲前鋒晉原
守任從誨領步騎二萬銜枚奄至解邛州之圍簡曰賊
輕而驕正可用奇不勞與戰乃分步騎三千爲兩翼潛

河村俟其半過夾擊之從諷敗俘甲馬數千俄而邛州
軍使任可知斬湘以降建令簡入城慰撫景福中彭州
部將李蕘率兵焚繁維以援常厚建令簡逆擊之臨陣
斬蕘遂進攻其城連拔七寨常遁走建獻捷於朝以簡
爲邛州刺史卒於治所又王宗滌潁川人本姓華名
洪建將入蜀募勇敢之士以宗滌爲廩將宗滌膂力驍
果輕財好施爲士卒所推得隸神策軍爲小校建入成
都以宗滌領前鋒兵奪星宿寨攻七里亭以功奏授威
信都指揮使邠州王行瑜與鳳翔李茂貞等所敗存與守亮於
山南鳳州節度使滿存禦之爲茂貞等所敗存與守亮
退保山南茂貞逼之因同奔閬中建令宗滌率兵禦之
破存等衆斬其將梁承裕俘數千人景福元年授邛州
刺史爲都指揮使攻九隴守亮遣將符昭率兵解九隴
之圍直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宗滌歸夜至古城去
昭營數里乃多設更鼓遲明益張旗幟徧諸山谷昭疑
蜀師不敢出戰宗滌命發機石擊昭營中聲振山谷昭
恐懼乃夜遁去宗滌回攻九隴拔之後從建攻梓州宗
澤以衆五萬先趨東川與岐將李繼徽遇於元武宗滌
擊敗之以功賜名五十三指揮之首梓州陷斬顧彥暉
降其兵七萬餘衆遂以宗滌爲東川留守光化初奏授

東川知節度副大使事二年歸觀遂以疾乞解職建不
許昭宗反正梁祖興崔允叶通盡誅中官更相引兵
穀之下咫尺不通昭宗密遣中官仇承坦諭旨於建
遣宗滌與宗佶宗播率步騎迎駕至山南還王萬宏據
其城援山南節度宗佶等以其功高構以飛語建疑之
因至詰讓將加之罪宗滌對曰天下寇盜平矣是大王
聽邪說誅功臣之秋也建曰昨在大漫天寨中已有不
軌之言矣我念汝之勤尚爲隱忍今又狂率如此豈憲
章之所容也宗滌不顧而起建因令人監歸本營明日
盡削奪官爵流於松州旣行縊之於城外營中將士聞
之皆相對掩泣初建開國造端門新樓名曰紅樓采繪
旣畢都人士女競往觀之曰看畫紅樓建以宗滌得軍
情復有是識故誅之人稱其冤成都古今記紅樓先
主所建綵繪華侈初潁川人華洪隨先主入蜀賜姓王
名宗滌至是造紅樓城中人相率來觀曰看畫紅樓先
主以爲應華洪之識乃誅之通鑑詔以王宗滌爲山
南西道節度使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建作府
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宗滌姓名應之玉
宗佶等疾其功復構以飛語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
宗滌曰三蜀略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命親隨馬

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繼殺之成都爲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注華洪王建之一將耳其死也連營涕泣謂其有勇略得士心可也而蜀人爲之罷自彦市是必有以得民者宜乎不能免於雄猜之主也朗死建欲圖并東川而未有以發及李簡等討厚戒曰兵已破厚彦暉必出犒師卽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等擊厚敗之鍾陽厚走還縣州以唐旌節還道弼而出之彦暉已得節辭疾不出犒軍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滌攻之十二月宗滌敗彦暉于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三年五月昭宗遣宦者袁易簡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地降于建四年宗滌復攻東川別遣王宗侃

九國志王宗侃許昌人本姓田名師世爲鄉豪隸名忠武軍籍建爲部將

奏署宗侃決雲都兵馬使光啟中田令孜逼僖宗西幸
道出陳倉建率宗侃同扈蹕又從建起開中賜姓名討
陳敬瑄敬瑄遣漢州刺史張頊領萬餘人來逆戰宗侃
擊破之敗句惟立於學射山韋昭度來鎮西川敬瑄遣
將山行章將兵六萬拒戰宗侃破之於浣寨緜州刺史
常厚奔留東川顧彥暉旌節建令宗侃討之破其七寨
厚奔緜谷奏授宗侃雅州刺史遷眉州團練使未幾授
武信軍節度使建開國以宗侃有佐命功進侍中城內
外都指揮使尋加中書令充北路行營都統岐將李彥
琛寇漢川宗侃保安遠城與宗鐵等三將同破岐軍斬
彥琛衍襲位封侃爲魏王卒年六
十六子承肇入洛爲行軍司馬

宗阮等出峽取渝瀘

州五月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

莊

浣花集過樊川舊居自注云時在華州駕前奉使入

蜀作

唐詩紀事韋莊應舉時遇巢寇犯闕著秦婦

吟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階踏盡公卿骨公卿多垂訝
莊乃諱之時號爲秦婦吟秀才又有帝子夢魂烟水濶
謝公詩思碧雲低最爲警策至若閒臥云云誰知閒臥
意非病亦非眠又手從雛扇落頭任漉巾偏識者知其

不祥後誦子美詩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宣諭兩
月色新吟諷不輟俄卒於花林坊葬於白沙

川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責授建南州刺史以郗王爲

鳳翔節度使徙李茂貞代建爲西川節度使茂貞拒命

乃復建官爵冬十月建攻破梓州彥暉自殺北夢瑣言東川顧彥

朗以蔡叔向爲副使感微時之恩雖爲戎倖而嘗加敬

其弟彥暉嗣襲酷好潔淨嘗嫌人臭左右薰香而備給

使幕寮皆中朝子弟亦涉輕薄韋太尉昭度收復蜀城

以彥暉爲招討副使在軍中每旦率幕官同謁掌武而

蜀先主預焉共輕忽之雖昭度亦嫌其不恭彥暉驍兄

位爾後爲蜀主所破手刃一家郎官溫衛等斃焉先是

蔡叔向職居元寮乃顧氏之心膂與所辟朝士優遊

俎不相侔矣小顧旣是尊崇嫌其掣肘王先主因其隙

宣言以間之且曰拈却蔡中丞看爾得否由是叔向辭

職閒居王乃舉軍而伐之在蜀有術士朱洽者嘗謂人

曰二顧雖位尊方鎮生無第宅死無墳墓人莫喻之或

曰二顧自天德軍小將際會立功便除東川弟兄迭據

大顧相堯遣命焚骸歸葬豐州會多事未果至小顧
猥之日送終之禮又闕焉卽朱氏言於斯驗矣彦

暉將顧彥瑤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公當生死以之

指其所佩寶鐵劔曰事急而有叛者當齒此劔及城將

破彥瑤與彥暉召集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建以王宗

滌爲東川留後唐卽以宗滌爲節度使

王氏見聞錄有沈尚書失其名

常爲秦帥親吏其妻猥戾而不謹又妬忌沈常如在狴
牢之中後因閒退挈其妻孥寄於鳳州自往東川遊索
意是與怨偶永絕矣華洪鎮東蜀與沈有布衣之舊呼
爲兄旣至郊迎執手敘其契闊待之如親兄遂特創一
第僕馬金帛器玩無有闕者送姬僕十餘輩斷不令歸
北沈亦微訴其事無心還家及經年家信至其妻已離
鳳州自至東蜀沈聞之大懼遂白於主人及遣人却之
其妻致書重設盟誓云自此必改從前之性願以偕老
不日而至其初至頗亦柔和涉旬之後前行復作諸姬
婢僕悉鞭箠星散良人頭面皆擊擘破損華洪聞之召

沈謂之曰欲爲兄殺之如何沈不可如是旬日後又作
沈因入衙精神沮喪洪知之密遣二人提劍牽出帷房
刃于階下棄屍於潼江然後報沈沈聞之不勝驚悸遂
至失神其尸往急流中不去遂使人以竹竿撥之便隨
流水日復在舊湍之上如是者三洪使繫石縊之沈亦
不逾旬日魂

于是并有兩川之地

五代史會彥朗卒弟彥暉代爲

問密構彥暉因與茂貞連盟關征疆吏之間與蜀人得
失大順末建出師攻梓州彥暉求援于鳳翔李茂貞出
師援之建卽圍解自是秦川交惡者累年後建大起蜀
軍敗岐梓之兵于利州彥暉懼乞和請與岐人絕許之
景福中山南之師寇東川彥暉求援于建建出兵赴之
大敗興元之衆洎軍旋建乘虛掩襲梓州擄彥暉置于
成都遂兼有兩川自此軍鋒益熾蜀鑑景德元年王
建圍彭州陳敬瑄以其將楊晟守彭州王建圍彭踰年
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
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爲兵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
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
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

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
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
屢移其牀前向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此者今諸寨旦出
洶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爲之
畫策伏兵門內俟洶虜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
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於救能無敗乎宗侃
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
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戒諸寨洶虜三
乞招安寨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
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
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卽便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
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牒入山招其
親戚七乞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漚藏者宜令縣令曉
諭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
喜卽行之三日民出山歸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
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鳳翔節度使
李茂貞取興元楊守亮拒王命茂貞討之遂取興元守亮
山南節度使楊守亮拒王命茂貞討之遂取興元守亮
等奔閬州茂貞表其子繼密知興元府事遂有漢中之
地王建遣兵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乾寧元年王建克

彭州殺楊晟建克彭州楊晟猶帥衆力戰刀子都虞候
王茂權斬之獲其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爲將師建泣
謝曰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再三諭之不
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晟今有廟在彭州後園乾寧三
年荆南將許存降於王建更名宗播荆南節度成汭遣
存派江略地以存爲萬州刺史存遂降於建乾寧四年
王建遣王宗侃攻渝州王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
峽路通王建遣華洪攻東川王宗謹敗鳳翔將李繼徽
等於元武顧彥暉代其兄彥朗爲節度使楊守亮嘗攻
之求救於王建建嘗遣華洪救彥暉因而執之彥暉覺
其謀至是彭州既平建乃謀東川元武今中江縣鳳翔
將李繼昭救東川留偏將守劍門王宗播擊擒之王建
自將攻東川克之顧彥暉自殺以張琳守成都更華洪
姓名曰王宗滌朝廷遣使和解兩川遇建於張杞寨建
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建與彥暉五十餘戰
遂圍梓州用蜀州刺史周德權策遣使諭以外無救援
彥暉勢益孤知遂州侯紹知合州王仁威鳳翔將李繼
溥皆以援兵降於王建建攻益急彥暉自殺城兵尚七
萬人命王宗綰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爲東川留
後彥暉

兄弟有廟在潼州府子城天復二年王建取利州西川
兵至利州李繼忠奔鎮奔鳳翔王建以王宗偉守之王
建取興元西川軍至興元李繼密戍三泉以拒之王宗
播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西寨王宗綰破馬盤寨繼
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遂乘勝至城下王宗綰帥衆
先登遂克之繼密請降遷於成都得兵三萬騎五千詔
以王宗滌鎮之宗滌有勇畧得衆心王建忌之遂殺之
以王宗賀權興元留後三泉今大安軍金牛黑水西縣
褒城馬盤並在今興元府王建取洋州興州李思敬是
以洋州降於建建攻拔興州以王宗浩爲興州刺史
時鳳翔李茂貞兼據梁洋秦隴數以兵侵建初汴將劉
知俊奔鳳翔李茂貞以爲大將稍侵建之興鳳皆沒焉
玉堂閒話西蜀將王暉嘗任集州刺史集州城中無
水泉民皆汲於野外值岐兵急攻州城且絕其水路城
內焦渴旬日之間頗有死者王公乃中夜有所祈請哀
告神祇及寐夢一老父告曰州獄之下當有美泉言訖
而去王亦驚寤遲明且命畚緝於所指之處掘數丈乃
有泉流居人飲之蒙活甚衆岐兵比知城中無水意將
坐俟其斃王公命汲泉水數十甕於城上揚而示之其

寇乃去是日神泉亦竭豈王公精誠之所感耶疎勒拜
弁之事固不虛耳王後致仕家於雍州嘗言之故記耳
又偽蜀有趙溫圭善袁許術占人災祥無不神中蜀
謂之趙聖人武將王暉事蜀先主累有軍功爲性兇悍
至後主暉爲一二貴人擠抑久沉下位王深銜之嘗一
日於朝門逢趙公見之驚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見君
面有殺氣懷兵刃欲行陰謀但君將來當爲三任郡守
一任節度自是晚達不宜害人以取殃禍王大駭乃於
懷中取出一匕首擲於地而泣言曰今日比欲刺殺此
子便自引決不期逢君爲開釋請從此而止勤勤拜謝
而退王尋爲郡遷秦州節度蜀亡
老於咸陽宰相范質親話其事

天復元年梁太祖兵

誅宦者韓全誨等劫天子幸鳳翔梁兵圍之茂貞閉城
拒守經年力窘求與梁和建間遣人聘茂貞許以出兵
爲援勸其堅壁勿和遣王宗滌將兵五萬聲言迎駕以
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拓拔思敬

遂以其地降于建于是井有山南西道是時荆南成汭
死襄州趙匡凝遣其弟匡明襲據之建乘其間攻下夔
施忠萬四州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蜀檣杪光化三年詔建私門立戟加
中書令封瑯琊王四年封建西平王又天復三年昭
宗還長安建奉表貢茶布等十萬八月封建司徒蜀王
蜀鑑天復三年王建出攻秦隴判官韋莊入貢建亦
修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殷言蜀甲兵誠
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
馬亦不乏乃集諸州馬大閱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
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建本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維
黎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及茲數進王建爵蜀王王
建取夔忠萬施四州屯軍夔州王宗本兵至夔州刺史
侯矩以城降宗本遂定夔忠萬施四州建復以矩爲夔
州刺史更姓名曰王宗矩蜀之議者以瞿唐蜀之險要
乃奔歸峽屯軍夔州王建自光啟二年丁未據閬州反
至天復三年癸亥凡十七年然後取夔門盡有蜀地
羣居解頤僞蜀王先主未開國前西域胡僧到蜀蜀人

瞻敬如見釋迦舍於大慈三學院蜀主復謁坐於廳傾
都士女就院不令止之婦女列次拜俳優王舍城揚言
曰女弟子勤禮拜願後身四年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
面孔一似和尚蜀主大笑

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天復六年又取歸州
于是并有三峽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而不納

建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蜀鑑

天祐元年王建遣兵迎車駕朱全忠劫上幸洛陽上遣
閒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建遣王宗祐將兵會鳳翔至
興平遇汴兵不得進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五月趙康凝
攻夔州康凝鎮荆南遣水軍上峽攻夔州知渝州王宗
阮擊敗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絙絕江中流立柵於兩
端謂之鎖峽王建與鳳翔李茂貞連和合兵討朱全忠
焉涓言於建曰梁唐虎爭勢不兩立若並而爲一舉兵
得蜀雖諸葛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籬不若與之
和親無事則務農訓兵有事則觀勢而動可以萬全建
曰善乃與茂貞修好天祐二年王建取金州馮行襲復

取之行襲奏金州荒殘乞徙理均
州從之後數年桑宏志又克之
是歲正月巨人見青

城山六月鳳皇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諸州皆言

甘露白鹿白雀龜龍之瑞秋九月己亥建乃即皇帝位

五代史天復初李茂貞韓全誨劫遷車駕在鳳翔梁祖
攻圍歷年建外修好于汴指茂貞罪狀又陰與茂貞間
使往來且言堅壁勿和許以出師赴援因分命諸軍攻
取興元比及梁祖解圍茂貞山南諸州皆為建所有自
置守將及茂貞垂翅天子遷雒陽建復攻茂貞之秦隴
等州茂貞削弱不能守或勸建因取鳳翔建曰此言失
策吾所得已多不俟復增岐下茂貞雖常才然名望宿
素與朱公力爭不足守境有餘韓生所謂入為扞蔽出
為席藉是也適宜援而固之為吾盾齒耳及梁祖將謀
強禪建與諸蕃同謀興復乃令其將康晏率兵三萬會
于鳳翔數與汴將王重師戰不利而還趙匡凝之失荆
襄也弟匡明以其孥奔蜀建因得夔峽忠萬等州及梁
祖開國蜀人請建行劉備故事建自帝于成都蜀鑑
天祐四年王建稱帝蜀檣机四年八月朱全忠弑昭

宗建率將吏百姓舉哀制服七年全忠篡位改元開平
巨人見青城山鳳皇見萬歲縣左右勸進三遜而後從
九月僭卽偽位號大蜀改元武成以王宗佖爲中書令
韋莊爲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道襲爲樞密使任
知元潘峭爲宣徽南北院使王宗裕爲太傅王宗侃爲
太保兼侍中以唐觀軍容嚴遵美爲內侍監授唐室舊
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十月下僞詔改堂宇廳
館爲宮殿其畧曰帝君之居上應辰象朝貢臻集華夷
會同宮闕殿閣之深嚴臺省府寺之宏壯須分名號以
正觀瞻况我肇啟丕圖數有嘉瑞允協上元之貺式光
萬世之基至於廚殿之標題倉庫之曹列並宜從革用
示維新大衙門爲宣德門獅子門爲神獸門大廳爲會
同殿毬場門爲神武門毬場廳爲神武殿蜀王殿爲承
乾殿清風樓爲壽光閣西亭子廳爲咸宜殿九頂堂爲
九乾殿會仙樓爲龍飛閣西亭門爲東上閣門亭子西
門爲西上閣門節堂南門爲日華門行庫閣門爲月華
門萬里橋門爲光夏門竿橋門爲坤德門大東門爲萬
春門小東門爲瑞鼎門大西門爲乾正門小西門爲延
秋門北門依舊大元門子城南門爲崇禮門中隔爲神
雀門東門爲神政門西門爲興義門鼓角樓爲大定門

北門爲大安門中隔爲元武門昌橋爲應聖橋舊宅爲
昭聖宮堂爲金華殿摩訶池爲龍躍池設廳爲韶光殿
軍資庫爲國計庫衙庫爲內藏庫衙內麴估庫爲齊天
庫衙內雜庫爲廣開庫賞設庫爲常盈庫賞設行庫爲
殿前庫南倉爲天富倉贍軍東庫爲左金藏庫北倉爲
大倉甲仗庫爲天武庫舊三使院爲彰信門當尚書省
於舊使院置御史臺於府司置府城爲皇城使防城使
司依舊兩馬步使爲左右街使廂虞候爲街巡使後槽
爲飛龍殿客司爲客省使樂營爲教坊使厨爲御食厨
戟門添置三十六戟神策營爲糧料司六軍爲支計院
成都府移在于城外逐穩便處置立府司新西宅爲
天啟宮堂爲玉華殿洛中記異錄蜀王建屬兔於天
祐四年丁卯歲僭居帝位乃以兔子上金牀之識遂以
金飾所坐復謂左右曰朕承唐以金德王坐此牀天下
孰敢不賓者乎封其諸子爲王以王宗佶爲中書令九
聞者皆嗤之志王宗佶豫章人本姓甘氏幼穎利建計徐堂舉於江
西獲之憐其慧黠是時諸子未生遂收爲養子每給事
帳下後從建入閬中隨諸將征討有功補獬虎都指揮
使遷嘉州刺史乾寧中建克緡州以宗佶爲兵馬留後

尋加檢校太傅知節度事未幾移鎮梓州昭宗幸鳳翔
建遣宗佖與宗滌等率步騎迎駕至山南降節度使王
萬宏以功加檢校太尉武成初進爵爲公拜開府守中
書令宗佖恃其位隆地長頗專征伐而諸將皆避之多
樹朋黨策勲錄舊高下在心附順者超擢違戾者擠之
散地及宗懿等兄弟成長內不自安遂與御史中丞鄭
審判官李綱謀求爲方鎮欲爲亂建知之因進封晉國
公罷其機務宗佖憤怨陰養死士出入臥內將圖不軌
鄭審等又教宗佖求爲大司馬盡總六軍并乞爲儲貳
表連上而辭甚不遜忽一日請對言詞甚悖建勉諭令
出終不肯去因叱衛士章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
撲殺之審綱並賜死

下事唐襲爲樞密使稽神錄王建稱尊於蜀其嬖臣唐
其所蓄猫戲水於簷溜下道襲視之稍稍而長俄而前
足及簷倏爾雷電大至化爲龍而去北夢瑣言唐峰
亦閬州人有墳塋在茂賢草市峰因負販與一術人偕
行經其先塋術士曰此墳塋子孫合至公相峰謂曰此
卽家墳隴也士曰若是君家恐不勝福耶子孫合爲賊
盜皆不令終峰志之爾後遭遇蜀先主開國峰亦典郡

其二子道襲官皆至節將三人鄭騫爲御史中丞張格

典郡竟如術士之言何其驗也

五代史張格字承之故宰相潘之子也潘爲梁祖所忌

潛遣人害于長水格易姓名流轉入蜀王建僭號以格

爲宰相格所生母當潘之遇害潛匿于民間落髮爲尼

流浪于函洛王建聞之潘使人迎之入蜀賜紫加號慈

福大帥及建卒蜀人以格爲山陵使格有難色未幾得

罪出爲茂州刺史僞制責詞云送往辭命不忠也喪母

匿喪非孝也王衍嗣僞位後數年復用爲宰相同光未

蜀平格至洛陽授太子賓客任圖愛其才奏爲三司副

使尋卒于位格有文王鏐爲翰林學士周博雅爲成都

章明吏事時頗稱之

尹九國志周博雅穎州人唐光啟中爲龍州司倉參軍

策謁建於軍門建素聞其名一見忻然接待甚厚置之

賓席博雅因說建曰唐祚將終有土疆者恣爲吞噬以

強併弱然以僕觀之皆非濟世之具也明公御衆有術

臨事能斷僕昨至龍州已爲明公籌之矣自主上蒙塵

明公親鞬乘龍匍匐棧道懷國璽以從周旋患難險阻

之中勤亦至矣及論功受賞不過刺史今端守一隅坐

之

二

一

一

待窘迫非君子豹變之象也且葭萌四會五達之郊非
久安之地若不薄人將薄我不如果閬地與民豪楊
行遷爲陳田之肘掖控扼要害不修職貢以明公臨之
可一鼓而擒也得其地以廣形勝得其土以增卒伍此
策之上不可失也建然之遂取閬中之地乃奏署博雅
爲判官建赴成都爲陳敬瑄所拒退無所保建甚危之
博雅曰兵家勝負無常古者出師自非晉重耳之賢豈
有一戰而霸者今叩南城壁完固粟支數歲取之可以
斷蜀右臂願明公留意建曰吾少在戎行備知民意若
無受鉞之將必謂自圖其利今欲請朝廷命將出征吾
當助成其事博雅曰善乃令博雅作奏牘朝廷嘉之下
詔褒獎乃授韋昭度西川節度使建壁臨池與王師戮力
蜀黎雅四州爲永平軍節度使建壁臨池與王師戮力
逾年會糧運不繼建欲請韋公班師因謂博雅曰韋公
歸闕我當以兵塞劍門朝廷謂我何博雅曰今皇綱不
振疆臣掣肘朝廷命令不出閨壺明公當折節爲軍民
計豈得顧此也於是建乃請韋公歸闕而上表自陳急
攻成都克之奏授博雅觀察判官後出知渝州未幾詔
加節度判官遷嘉州刺史建開國拜成都尹遷御史中
丞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建薨葬永陵博雅議山陵事

俄請老還左僕射出爲永平軍節度使雲南安撫使依
舊平章事卒年六十六博雅本名詳犯孟知祥名蜀史
追改之 王溪編事王蜀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
司府事時臨邛縣送失火人黃崇嘏纔下獄便貢詩一
章曰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
水鏡絳他野鶴向深籠周覽詩遂召見稱鄉貢進士年
三十許祇對詳敏卽命釋放後數日獻詞周極奇之召
於學院與諸生姪相伴善琴棋書畫翼日薦攝府司
戶參軍頗有三語之稱胥吏畏伏案牘麗明周旣重其
英聰又美其風彩在任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崇嘏
又袖封狀謝仍貢詩一篇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
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
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壁委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
變作男兒周覽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黃使君之
女幼失覆蔭唯與老娘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郡
內咸皆歎異旋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竟莫知存亡焉

蜀恃險而富當唐之末人士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
盜賊而爲人多智詐善待士 北夢瑣言唐末鳳翔判官
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

之勢賤奏文檄恣意翔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馮涓節制判宰其奏賤歲久轉廳以掌記辟韋郎中於權變之間未甚愜旨聞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無體式然其切露直致易爲曉悟加以鳳翔用王超賤奏一本舊族恩偶風雲每遇飛章言僞而辨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表藁示長樂公公乃致書遜謝倍加贊賞其要曰有眼未見有耳未聞蓋譏其阻兵恃強失事君去就王超後爲興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于世王超見聞錄馮涓舊唐名士雄才奧學登進士第履歷已高唐帝幸梁洋涓扈蹕焉至漢中詔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王氏強縻於幕中性耿介不屈恃才傲物甚不治於僞蜀主知王氏有異圖輒不相許或贈緡帛必鎖櫃中題云賊物蜀主雖知憐其文藝每強容之時或不可數損出院欲搃殺之畧無懼色後朱梁遣使致書於蜀命諸從事章莊輩具草呈之皆不愜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判爲之蜀主又有慚色梁使將復命不獲已遂請復職便亟修迴復一筆而成大稱旨於是却復前歡因召諸廳同宴飲次涓飲枉曰偶記一話欲對大王說可乎主許之曰涓少年多遊調諸侯每行則必廣齎書策驢亦馭之馬亦馭之初戒途驢咆哮跳躑與馬爭路而

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後抵一坡力疲足憊遍體汗流迴顧馬曰馬兄馬兄吾去不得也可爲弟搭取書馬兄諾之遂併在馬上馬却迴顧謂驢曰驢弟我謂你有多少伎倆畢竟還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遭凌虐及僞蜀開國終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北夢瑣言嚴遵

不肯居宰輔

美內謁之最良也嘗典戎唐末致仕居蜀郡郾叟庸夫

時得親狎其子仕蜀至閤門使曾爲一僧致紫袈裟僧

來感謝書記所謝之語於掌中方屬炎天手汗模糊文字莫辨折腰而趨汗流喘乏只云伏以軍容寂無所道

抵掌視之良久云貌寢人微凡事無能嚴公曰不敢退而大貽嚴公物故蜀朝冊贈命給事中竇雍堅不承命

雖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多之錦繡萬花谷後集外史檣机王建僭蜀李景上封事以爲眉山簿制曰旌

其忠蓋之心委以須髯之職注莊見素之孫格濬之子云崔豹古今注羊名鬚髯主簿

也北夢瑣言張相國濬二子一曰義師卽小字也本名格爲蜀相一曰興師忘其名後號李將軍名儼與父

達軍機於淮海亦遇害也格與興師昆弟俊邁而尚矯謫皆有父風興師幼年出宅門見其門僧忘其名傳相

國處分七咎之其僧解率莫知何罪俄而相國召僧坐安見其詞色不懌因問之僧以郎君傳相國處分見怪未知罪名相國驚駭漸謝以兒子狂駭幸師慈悲回至堂前喚興師怒責之且曰汝見僧何罪而敢造次對曰今日雖無罪過想其向來隱惡建謂其左右曰吾爲神不少是以咎之相國不覺失笑

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將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玘等百餘人並見信用

五代史補王建之僭號也惟翰林學士最承恩顧待

臣或諫其禮過建曰蓋汝輩未之見也且吾在神策軍時主內外魚鑰見唐朝諸帝待翰林學士雖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顧比當時才有百分之一爾何謂之過當耶論者多之北夢瑣言周韋吳太尉昭度之子也廕儒昏鈍率由婢媼仕僞蜀王氏以事舊優容之因至卿監或爲同列所譏云三公門前出死鼠吳曰死鼠門前出三公周卽蜀相周博雅之子爲王氏駙馬都尉性識庸鄙國亡後與貧丐者爲伍俾一人先導爵里於閬闕

酒肆有哀之者日獲二三百錢卽與其徒飲噉而已咸
嗟歎之又杜何博士相國駙馬棕之子仕蜀至五轉
無他才俊止以貴公子享俸祿而已耻其官卑請執政
陳啟自述門閥其末云昔年入貢仕在花樹韋吏部先
德之前柳也今日通班籍在新津馮長官小男之後
卿少常執政愍而慰之有高諷者自云太尉諸孫羈旅
三川而多忤物每歎求官不遂徧告人曰何不還我羅
城來蓋以掌武所築蜀人安之其疎闊皆如此也王
氏見聞錄蜀有姜太師者失其名許田人也幼年爲黃
巾所掠亡失父母從先主征伐屢立功勳後繼領數鎮
節鉞官至極品有掌廐夫姜老者事芻秣數十年姜每
入廐見其小過必笞之如是積年計其數將及數百後
老不任鞭撻因泣告夫人乞放歸鄉里夫人曰汝何許
人對曰許田人復有何骨肉對曰當被掠之時一妻一
男迄今不知去處又問其兒小字及妻姓氏行第并房
眷近親皆言之及姜歸宅夫人具言姜老欲乞假歸鄉
因問得所失男女親屬姓名姜大驚疑其父也使人細
問之其男身有何記驗曰我兒脚心上有一黑子餘不
記之姜大哭密遣人送出劔門之外奏先主曰臣父近
自關東來遂將金帛車馬迎入宅父子如初姜報捷父

之過齋僧數萬終身不撻從者避暑錄話唐御膳以紅綾餅餤爲重昭宗光化中放進士榜得裴格等二十人入以爲得人會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盧延讓在其間後入蜀爲學士旣老頗爲蜀人所易延讓詩素平易近俳乃作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王衍間知遂命供膳亦以餅餤爲上品以紅羅裏之外公厨大燕設爲第一武成元年正月祀

天南郊大赦改元

武成元年郊赦文圖蓋方輿萬彙共資其覆載春生夏長四時不息於推

遷所以茂成歲功寧遂物性帝王取象文質遞興遵革故之令猷敷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徇樂推宗廟告虔孝思旣展郊丘備禮嚴配式遵欽成享國之符允叶奉天之道羣祀咸秩有感必通雲龍方覩於在天雷雨須聞於作解且湯問三而延景祚六百餘年漢革五刑繼丕圖二十四世皆以恤辜宥罪勸善興仁特行滌蕩之恩用致治平之化自唐朝運改土德數終初乃召寇以纏兵竟至遷都而滅國賢良塗炭朝市邱墟生人旣失其所天大事須歸於有土遂至蠻夷歷欵土庶傾心謂蜀都同章武之時兼漢嗣絕山陽之號共陳天命

屬在朕躬一從踐位以來益軫臨深之懼每念生民塗炭刑政猶繁因告類於穹昊合流恩於屬縣紀年定歷既奠鴻名布澤行春式均和氣可大赦天下改唐天復八年爲大蜀武成元年正月十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見繫囚徒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惟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意殺人捏竄造印結聚徒黨逃走背軍合和毒藥私鹽茶麴持仗行劫官典犯枉法贓兼渝濫身名冒授官爵因圖之內官吏用情致令冤濫不問有贓無贓不在赦限在降官不問罪輕重並與量移其有情無狡蠱事不涉邪者委中書門下酌量矜貸便與矜復授官州縣典吏及諸色人配流在遠已經懲斷者並宜釋罪放歸兼有軍人百姓先因公事關連逃避諸州縣鎮不敢歸還者亦任却歸本貫所在不得勘問援攬朕自援旗誓衆仗鉞平戎廓定封疆安保生聚克成帝業實用武功每思將帥之勞宜獎初終之効其在城及東川山南武定武信武泰等道并兩路前軍諸鎮都頭節級將士等一昨卽位日雖已各有頒賜既經大禮更示殊恩應都知兵馬使以下至節級官健今有優給各有等第處分稼穡雖登黎元未泰每于旦夕常所焦勞將漸致於昭蘇已累

行其矜放但念方屯師旅難關賦征緣同切於乂安且
共資其贍給自去年八月以後十月以前繼有指揮并
蠲逋欠非無惠澤下及烝人尚慮疲羸未息艱苦畿內
諸州及諸州府應徵今年夏稅每貫量放二百文今年
正月九日已前應在府及州縣鎮軍人百姓先因侵欠
官中錢物或係累填賠官中收沒屋舍莊田除已有指
揮及有人經營收買外餘無人射買者有本主及妻兒
見在無處營生者並宜給還却據原額輸納本戶稅賦
冬選之人例聞羈旅常思任用以救棲遲兼勸進官僚
人數不少朕昨纔登寶位更布優恩或擢在班行或委
之州縣凡經選用畧盡搜羅其間或有謬結前銜妄稱
入仕既未辨其真僞又可哀其困窮是用銓銜冀分玉
石切在精研選士撫實推公自執規繩勿隨請托但曾
經赴任委不敗官不犯刑章又無贓污告赤圓備考課
分明便仰依次注官銓司不得稽滯如有失陞告赤無
以自明但有失陞時公憑及於本任官處取得文解者
並准例參選然則自唐朝兵革之後踰濫尤多附勢力
者未必有材抱孤直者或聞無位自今以後委有司博
求幹濟慎擇端良諳熟吏途詳明法律先能潔己方可
治人就中令錄之尤難切在銓衡之精選或有節度刺

史上表論薦皆須審諸行事顯著才能保無苛虐之心
方允奏陳之命如聞失舉必罪所知諸州府或有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達於教化明於吏才政術精詳軍謀
宏遠韜光待用藏器俟時或智辨過人或辭華出格或
隱山林之迹或聞鄉里之稱仰所在州府奏聞當與量
材敘用自唐室傾淪梁園篡奪上國俄成於茂草中原
莫有其遺民三百年之文物一空數千里之生靈無主
星辰既紊運祚俄遷指王氣之東沉聽頌聲之西起率
土之黔黎老幼竟獻臣心滿朝之文武忠賢皆陳天意
克隆基業合重獎酬應內外文武官等或賜功臣名號
或與一子出身兼勸進官資以旌勛業並當續有處分
朕頃事唐臣常居親衛受藩鎮封崇之貴著冊書鐘鼎
之勲至於朝右公卿方面侯伯皆契忘家之誓俱同許
國之忱其歿身王事之中遇禍賊庭之內言念及此痛
憤良深應自宗朝凡在有功文武大臣顯著忠孝者並
委中書門下追贈仍搜訪骨肉量材錄用又在閬州起
義之日應有隨駕大將効命功臣或遭疾以淪亡或當
鋒而天枉皆是捐軀爲主臨難喪生殊功無日而暫忘
遺烈千年而不泯並委中書門下抄錄次第各與追贈
有子孫者特授官榮所冀澤被幽明仁霑存歿又自朕

剖符之始分閫以來副予委用之心匡贊勲庸之士同
甘共苦竭節輸誠推公不避於流言臨事惟思於盡瘁
則有故武信節度使張琳故山南節度使王宗滌故茂
州刺史張造故蜀州刺史李師泰故邛州刺史李簡故
眉州刺史張勅故漢州刺史王宗裕都知兵馬使劉璋
奉禮蓋獲張全真張行立韓在田威等並宜追贈朕自
臨蜀國實庇齊民皆資先哲之威靈獲王故都之城邑
方憑幽贊以永天休上答元功宜尊舊號先主昭烈皇
帝宜委中書門下追崇尊號敬備冊儀忠武侯諸葛亮
別加美謚追贈王爵應有名山大川靈祠聖跡皆豐凶
所係水旱是司並宜追贈公侯用酬元貺朕爰自統臨
八國同心諸蕃部落首領以下宜差使臣各賜分物續有
物宣諭其見在鴻臚禮院入朝蕃客等各賜分物續有
敕旨處分刺史縣令身皆受職寵在分憂非惟効答於
恩榮亦在保全於終始將申保國只計安人其有徭役
不均刑法不中鄉縣凋弊稅賦逋懸必當分命使臣大
明黜陟若清廉可獎課績有聞或就轉官資或超加任
用並舉勸懲之命以彰悔過之名太倉及諸州縣受納
斛斗並仰太府寺准舊例校勘逐年給付所司除本分
耗刺外不得加一升一合致百姓積累逋懸如有固違

必行朝典其有外州遠縣官吏等輒徵估價並許百姓
詣關論訴不計官職高卑並正刑名處分在京百司見
禁囚徒推劾案成皆招本罪本官詳斷只據所申倘陷
深文便行極法或恐推司人吏抑遏代書既不坐其本
情實慮遺其枉法自今後委御史臺常加覺察若有寬
濫便具奏聞必當外遣推窮重行懲斷致理之源每先
養老化民之本猶在恤孤或矜黃髮之年或念白華之
節衰老者宜加矜卹孤惻者亦在撫安應國內有耆老
年八十以上賜米二石九十以上賜米三石百歲以上
賜米五石兼綿絹酒肉有差並仰所在長吏切加安存
其有不幸者量與津置殯送仍撫其孤弱義夫節婦孝
子順孫並加旌表門閭終身優假國之教化庠序爲先
民之威儀禮樂爲本廢之則道替崇之則化行其國子
監宜令有司約故事速具修之兼諸州應有舊文宣王
廟各仰崇飾以時釋奠應是前朝舊制或有開國新規
制敕之所未該教化之所未備或刑法不中或倫序有
乖則諫臣不可不言宰執不可不奏且謗木之設本俟
諍臣區函所收先覽寬狀所以凡關利病悉要聞知自
今以後或事有便宜理非允當並須旋具論奏共議改
更必當留折檻以旌賢無或懼觸鱗而避事應南郊行

事亞獻終獻攝事行禮官吏等改轉優賜侯績赦處分
應飛龍閑廐內作器仗諸雜工巧黃衣三衛四色細仗
掌扇黃鐘典鼓等亦各委所司分析姓名申奏當議優
賞駙馬都尉普恩之後仍各賜一子八品正員官赦內
有未該恩例及合條事件各仰所司啟請施行開國之
初既勤行於德惠改元之後尤企望於樂推惟是革弊
從新去華務實有利於民者不得不用有害於政者不
得不除公平必致於民安富庶自成於國霸恩雖不悛
法且無私赦宥者各仰自新釐革者皆宜共守俾從滌
蕩永致清平敢以赦前該恩事相告者以其罪罪之挾
藏軍器亡命山澤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以王宗佶
准日行五百里仍付所司牒至准賜赦故牒以王宗佶
爲太師宗佶本姓甘氏建爲忠武軍卒時掠得之養以
爲子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子元懿
等稍長宗佶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求爲大司
馬總六軍開元帥府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建以宗佶

創業功多優容之唐襲本以舞僮見幸于建宗佶尤易
之後爲樞密使猶名呼襲襲雖內恨而外奉宗佶愈謹
建聞之怒曰宗佶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耶宗佶求大
司馬章三上建以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其威
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卽與之建心益疑宗佶入奏事
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之并賜騫死六月以遂王宗
懿爲太子建加尊號英武睿聖皇帝蜀構机武成二年正月祀南郊御樓
肆赦以韋莊爲吏部侍郎張格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
因謂曰不恃權不行私惟至公是守此宰相之任也三
月灌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道古臨淄人少有文詞
慕朱雲梅福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遷右
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
事責授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左補闕徵由蜀赴闕陳

田之亂乃變姓名賣卜於溫江建聞其名奏為節度判
官又上建詩敘二亂五危七事為同僚所嫉送茂州安
置開國召為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
臣終不能奉跽與雞犬同食今雖召還必須再貶於此
死之日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
墓至蜀果不為時所容復貶茂州卒於路五月立周氏
為皇后宗懿為太子杜光庭謝允上尊號表臣某伏
奉恩制俞允宰臣等所上尊號者丹懇上陳皇明下矚
自天有命率土同歡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元鳥誕商赤
符興漢救焚拯溺神資命世之才日角月亢天啟乘時
之瑞懋宏勳而崇睿德功蓋前朝總歷數而廓洪基祇
膺寶運由是三靈改卜萬國攸歸鄙成湯周武之君陳
師用鉞笑創魏開隋之主侮寡凌孤振衣而康濟九圍
凝旒而光臨大寶承耀魄中黃之祚執招拒西白之符
握金鏡而照寰瀛人神交泰撫璇璣而觀海島億兆樂
推故得御端門而嘉氣橫軒登園丘而神兵扈謁清
廟而元雲四卷月瑩中宵膺鴻冊而白氣輕飛烟籠廣
砌麟呈沼止龍躍江壩草樹含文雲霞絢綵金符踴篆
玉璽流光雖讓德於上元已盈編於太史又若天涯地
表右塞南荒列奇貨於明廷貢神駒於天廡寶香來於

絕域美玉薦於殊封漢孝武之四隅請頒正朔唐高宗
之諸國願混車書將復禹封更開堯土百揆時敘六樂
克和信及豚魚恩加動植矜逋己責恤獄省刑天無入
牢之星地絕成牛之氣俘囚繫頸咸蠲鉞之威孽黨
臨誅特有緡錢之錫性狃肥脂桑盛潔豐敢昭事於神
明致仁賢乎絃冕達誠心於天地格恭恪於郊禋感無
不通勳叶喜應不銜奢靡不御纖華無沉湎之遊無怠
懣之惑不尚馳騁徇畋漁靜必肅嚴舉惟典禮豐財
和衆禁暴安人大閱以正武威大蒐以示軍實貔豹百
萬皆蒙輪拔距之豪駉牝千羣盡驥子龍孫之駿延獎
忠孝博採器能片善無遺微功必錄專經雅子激之以
高科靖節幽人縻之以好爵賞勤敦本務穡勸農歲多
栖畝之糧時豐廩實野有如雲之稼國富家肥四隅無
烽燧之勞百姓有歌謠之樂星芒武將功高而武烈洗
洗嶽秀儒臣業贍而儒風穆穆雖仲謀之興江表元德
之有坤維較美籌功曾何彷彿今則關河克靜輿柝無
誼鄰封之玉帛交馳近境之干戈載戢人歡富壽政治
雍熙文武陳誠願增徽懿中外漚熙華夷同辭固迴日
月之光俯降俞允之詔戴圓履矩率土普天觀盛禮而
有期仰高穹而增抃臣與道衆等不任踴躍歡呼激切

之七月騶虞見武定二年頒永昌歷廣都嘉禾合穗文

通考蜀王建武二年廣都嘉禾合穗杜光庭賀天貞

軍進嘉禾表臣某伏覩天貞軍留後崔善進射洪縣百

姓王友田上嘉禾合穗圖者聖德遐通祥符疊至文武

瞻觀中外歡呼臣某謹按瑞圖云嘉禾者美瑞也稔歲

精王者德至於土則二苗同秀昔者唐叔得禾異畝同

穎成王問周公曰二禾一穗意天下和同乎王命唐叔

作嘉禾篇由是九土會同八紘歸化旅獒西貢越雉南

來三十世之鴻基七百年之大業輝前映古逾夏掩商

今在聖明復彰斯瑞伏惟陛下紹軒皇之聖緒承周帝

之洪源應歷數以配天總華夷而類帝惟恭惟儉絕嗜

音酣酒之娛乃聖乃神有明目達聰之美宏武德而先

懲不軌電掃奸妖播文風而旋撫戎莠雲奔際費憂勤

黎獻軫憫耕農歲致豐穰田無災潦德通乎地見共秀

於三苗應達乎天果異畝而同穎契聖祖興周之瑞表

吾君拓土之徵昔則和天地爲一同今則包萬方爲先

統況屬王師薄伐警衆弔民雄稜已懾於彼方禎異先

呈於近境佇觀拔剋永蕩氛霾開九天日月之光顯符

周卜合四海生靈之望同此唐禾臣竊仰瑞圖廣歌聖

感願異採詩之錄思陪唐叔之篇謹
課頌聖德嘉禾合穗詩一首陳進

三年八月有龍五

十見洵陽水中十月麟見壁州

蜀檣杪十月講武星宿
山步騎三十萬遂宴於

行宮謂左右曰得一二入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
也宗佶跪曰臣雖不才自顧可驅策兵部郎中張扶進
曰陛下雄才大畧尚不能得岐隴尺寸之土宗佶小子
狂妄願陛下無以中原爲意宗佶憾之諭庖人置藥而
毒殺之扶字子持廣都人博學善文凡書奏箋檄皆屬
之贈諫議大夫制封諸子爲王建十一子馬姬生宗仁
白姬生宗懿宋姬生宗輅陳姬生宗智宗特喬姬生宗
傑姬生宗鼎宗澤宗平徐姬生宗衍撲殺晉國公王
宗佶宗佶本姓甘氏建未有子錄爲養子以戰功累遷
中書令恃位隆功高所爲不法連上表求爲太子建勉
諭令出而不肯去言辭甚悖因叱衛士撲殺之三年六
月下詔勸農桑曰昔劉先主入蜀武侯勸其閉關息民
十年而後舉兵震搖關內朕以猥眇托於人上爰念蒸
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服力於農桑之業今國家漸寧
民用休息其郡守縣令務在惠綏無侵無擾使我赤子
樂於南畝而有幽風七月之詠焉八月吏部侍郎平章

事韋莊卒莊字端己杜陵人見素之後乾寧中舉進士
建奏爲掌書記昭宗遇弒梁祖卽位遣使宣諭興元節
度使王宗綰馳驛白建建謀興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
倉卒而行乃爲建答宗綰教其畧曰吾家受主上恩有
年矣衣衿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淚痕猶在犬馬猶
能報主而況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二月車駕東還連貢
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
穀水臣僚及宮妃千餘人皆爲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
弒逆自問此詔五內糜潰今兩川銳旅誓雪國耻不知
來使何以宣諭示此告勒令自決進退梁使遂還梁祖
遣使通好以建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
也建之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莊所定拜平章事
卒有浣花集二十卷十二月大赦改明年爲永平元年
蜀檮杌十
改元永平錢譜永平元寶前僞蜀王建
鑄又通政元寶又天漢元寶又光天元寶岐王李茂貞
自爲梁所圍而山南入于蜀地狹勢孤遂與建和錄馮
涓曰臣聞興師者殘兵力虛府庫弊羣畜損弓甲衰農
桑輕德義興詐僞故損國害人莫先於用兵也方今梁

王朱全忠霸盛強據兩京料其先取河東河東梁之敵國也勢不兩立倘一處爲雄率天下之衆一舉西來縱諸葛重生五丁復出無以泥封大散石鑠劒門今秦庭實蜀之巨屏也去其屏窺見庭館焉莫若與秦王和親稍稍以麻布茗草結之不傷於大義濟之以小利蜀但訓兵秣馬因敵料強足可以保天祿於三川固子孫於萬葉潛令公主探其機密窺彼以其子娶建女因求山室家俟更攻之一舉而獲可也

南故地建怒不與以王宗侃爲北路都統宗佑

九國志王宗裕

建之宗屬幼從建入爲牙校善遁甲絕甘分苦得將士心大順二年與王宗祐克州遷青衣刺史建伐梓潼爲第二指揮使建親督諸軍力戰宗裕必冒矢石以掖衛之東川平諸將爭功宗裕曰未嘗言戰謙和接下人皆服其沈厚爲東川留守昭宗下詔加以真命武成初召歸總成都城內外諸軍事其導從不選成都尹崔隱之隱懲其僕宗裕大怒入白建建曰京尹五大長官汝有識之士也不能教戒參從反令我責大尹耶宗裕僂僂而出再爲東川節度副大使班白者攜幼以迎於道封通王永平初建興師取秦鳳州再至緜谷宗裕饋輓貢

獻道路相望建以其盡瘁明年乃改東川爲武德軍以
宗裕爲節度使宗裕旣秉旌鉞遂貪冒財貨以白金百
兩作鋌鐫記年月每五鋌爲一束以生牛革裹之子諫
曰牛革著物堅韌後難可開宗裕叱之曰何更開也罷
歸衍慰諭久之自謂功高以征伐爲己任築第蜀城中
頗侵損民舍有酤者青陽家不徙去宗裕遣人以巨虺
寘其舍中復投以糞穢酤者將訴於建宗裕懼而止又
於郊外開廣林莽壞掘邱墓立亭榭築池沼樹花木攜
妓縱酒爲樂一日方醉坐軒檻中見數人衣冠甚偉謂
宗裕曰與君幽顯異路何相凌太過因相顧大笑宗裕
亦笑遽仆於地廢疾不數日卒名畫錄僞通王宗裕
性多猜忌或於膝嬖意欲寫貌惡人久見謂常待詔曰
頗不熱視審觀可平常公但諾之王曰夫人至矣立斯
須而退翌日相貌姿容短長無遺毫髮其敏妙皆此類
也玉局化寫王蜀先主爲使相日真容後移在龍興觀
天寶院壽昌殿上大聖慈寺興善院泗州和尚真華亭
張居士真寶歷寺請塔天王宰
蜀寺都官土地並重允筆見存

宗賀唐襲爲三面招討

使以攻岐戰于青泥宗侃敗績退保西縣爲茂貞兵所

圖建自將擊之岐兵敗解去建至興元而還

蜀鑑蜀永平元年岐

攻興元唐道襲擊却之梁己僭號唐己亡矣今係蜀岐王使劉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王宗侃等與戰於青泥嶺蜀兵大敗王宗浩奔興州道襲奔興元先是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宗侃宗賀等收散兵走保之知俊繼崇追圍之衆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軍州遂爲敵境矣吾必以死守之王宗播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廉讓之間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梟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彥琛青泥嶺在沔州長舉縣西縣屬興元王建置安遠軍廉讓二水名南齊梁州記范栢年因出謁宋明帝言及廣州貪泉因謂曰卿州復有此否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曰卿宅何在曰在廉讓問明珠曲未詳梟口梟谷水口也在今興元府廉水縣蜀主自將擊岐兵大破之九國志王宗鑑建從子也以偏裨從征建入閬州署都知兵馬使從征東川有功遷廣都鎮遏使天復中僖宗反正建令宗鑑以所部兵奔問行在援北路第二班馬步軍排陣使建親征山南以宗鑑爲御營使師還留屯平利時岐將劉知俊等統領大軍分路來攻由階成路奪

固鎮糧宗侃唐襲等禦之至青泥嶺爲知俊所敗退保西縣會大雨漢江漲宗鍼自羅村得鄉導緣山而行數百里與宗播遇于鐵谷合軍出湯頭時知俊自斜谷山南直抵興州圍西縣軍人散掠巴中宗鍼與宗播襲之會建亦至遂解西縣之圍以功遷山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從征秦鳳遷中書令衍襲僞位加太保乾德六年卒

又王宗播字昌遠上蔡汝陽人本姓許名存少有膽勇秦宗權據上蔡召募豪傑以宗播爲裨校宗權爲梁祖所破部下皆逃散宗播亡抵荊州聞郭禹在歸州頗完聚得士卒心遂往依焉禹知其材令統青州元從兵三萬人時襄州兵圍逼荊州靜江遊奕將牟權領衆屯清江源據大山列寨諸營危窘宗播言於禹請討權於是伏兵清江岸中遣列校蔡行能捨舟直抵山下權素輕行能罄軍來戰行能遁歸舟中權盡銳逐之宗播發伏兵掩其後擒牟權收其軍實以歸於禹禹大喜俄而荆帥張瓌求救於禹命宗播率岐州兵解其圍禹度瓌懦弱因據其城秦宗權上蔡別將常厚以數百人由均房來攻夔州刺史毛湘棄城遁走保白帝厚圍之禹與宗播以十擢子兵寨於南山以攻厚厚令夔校韓楚言罵禹禹不勝其辱宗播請以壯士五十人夜斫其營上

赤甲山揭巨石投厚寨中厚恐懼與百人遁去遂破其寨復取夔州毛湘奔成都禹令捕韓楚言己爲其妻所殺矣先是楚言妻李氏語其夫曰君嘗爲常司空罵郭尚書今寨柵危急鋸解之苦旦夕至矣不如早爲之所楚言不忍曰且看事勢李度楚言終不引決乃以刃自後斷其首并殺二男一女曰無爲他人所魚肉也遂自刎死禹聞之大驚駭爲給棺殮刻石以旌之留行軍劉昌美守夔州與宗播沂江而上郡縣望風而潰號宗播爲計掃土禹至萬州賞功以宗播爲萬州刺史宗播不得志居歲餘禹遣人偵之見宗播不治州務但出蹴鞠乃曰萬州必背我勾脚力耳遣卒三百襲之宗播踰垣夜遁遲明其衆稍至遂保豐都禹攻之宗播奔成都建得之甚喜令以所部屯蜀州賜姓名奏授縣州刺史建討王萬宏以宗播爲前鋒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乘勝傳其城萬宏降以功奏授漢州刺史加檢校太保建卽位改金吾衛上將軍領彭州團練使岐將劉知俊園西縣宗播爲四面招討馬步使夾廉讓水置連珠寨首尾相應以勁卒二百出五動礮擊之岐軍大敗遷武信軍節度使又敗諸蠻於潘倉加兼中書令爲三招討攻隴州降李繼岌封臨顯郡王被病歸建至其第執手

曰北面開拓公之力也衍襲位授太子少傅乾德五年卒年六十八加尊號曰英武睿聖

光孝皇帝

蜀檣机永平元年十一月周德權卒德權汝南人建之妻弟從建入蜀以戰功累遷眉州

刺史梁祖旣篡德權上表曰按讖文李祐西王逢吉昌土德兌興丹莫當李祐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方也逢吉昌者逢字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兌興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神人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建卽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二年又加號曰英武睿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

孜之爲監軍也盜唐傳國璽入于蜀而埋之二月尚書

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之以獻

蜀檣机二年正月贈張魯

扶義公諸葛亮安國王二月朔游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綴仍令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鵲閒行氣貌多輕忽艱難稼穡總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建稱善貴

倖皆怨之貫休本蘭溪人善詩與齊己齊名有西嶽集
十卷三月詔平章事張格專編纂開國以來實錄獲玉
璞於田令孜之故第以爲國寶其文曰有德承天其祚
永昌貫休堯銘舜頌堯銘曰金冊昭昭列聖孤標仲
尼有言巍巍帝堯承天眷命罔厥矜驕四德炎炎堦
不凋永孚于休垂衣飄飄吾皇則之小心翼翼秉陽
毒不遑暇食土階苔綠茅茨雪滴君旣天賦相亦天
德執金鏡以聖繼聖漢高將將太宗兵柄吾王則之
新德盛朽索六馬罔墜厥命熙熙蓼蕭塊潤風調舞
干羽圓入芻蕘旣玉其葉亦金其枝葉葉枝枝百王
釐享國如堯不疑不疑舜頌曰高高歷山有黍有粟
皇大舜合堯元德五典克從四門伊穆大道將行天
爲公臨下有赫選賢用能吾皇則之無斁無逸綏厥
彙光得一千幅臨頂十在隨蹕大哉大同爲光爲龍
吾王則之聖謀隆隆納隍孜孜孜孜切切六宗是禋
瑞斯列排麟環鳳披香立雪四方納費九圍有截昔
世師降生竺乾壽五月梁遣光祿卿盧珙來聘王氏
春亦然萬年萬年五月梁遣光祿卿盧珙來聘王見
梁封舜卿文詞特異才地兼優恃其聰俊率多輕薄
祖使聘於蜀時岐陽睢毗關路不通遂泝漢江而上

出金州人全宗朝爲帥封至州宗朝致筵於公署封
素輕其山川多所傲睨全之人莫敢不奉之及執竿索
令曰麥秀兩岐伶人相顧愕然未嘗聞之且以他曲相
同者代之封擺頭曰不可又曰麥秀兩岐復無以措手
主人耻而復惡杖其樂將停蓋移時遂巡蓋在手又曰
麥秀兩岐旣不獲之呼伶人前曰汝雖是山民亦合聞
大朝音律乎金人大以爲耻次至漢中伶人已知金州
事憂之及飲會又曰麥秀兩岐亦如全之筵三呼不能
應有樂將王新殿前日略乞侍郎唱一遍封唱之未遍
己入樂工之指下矣由是大喜吹此曲訖席不易之其
樂工白帥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亦未嘗有之請寫譜
一本急遞入蜀具言經過二州事泊封至蜀置設弄三
軍後長吹麥秀兩岐於殿前施芟麥之具引數十輩貧
兒縵縷衣裳攜男抱女挈筐籠而拾麥仍合聲唱其詞
悽楚及其貧苦之意不喜人聞封顧之面如土色率無
一詞慙恨而返及復命歷梁漢安康等道不敢更言兩
岐字蜀推建爲兄梁太祖致蜀主書夫唐虞致治遵禪
人嗤之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允人神之至願
必有神器是膺皇圖况古今迭代之期英傑興隆之數
莫不上關天命下順人心啟王霸之宏基爲子孫之大

計咸遵軌轍並載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
封異姓土茅分裂皆超將相之尊魚雁往來久約弟兄
之契權盟甚固功業相推俄隔絕於音塵止因緣於間
謀以至時衰土德運應金行雖手足胼胝粗平多難而
星辰符瑞謬付厥躬當百辟之羣情拯四方之積患受
都河洛用答乾坤尋聞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
分尊位號復統高深一時皆賀於推崇兩國願通於情
好徵曹劉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楚漢之前蹤常分疆宇
所冀同清華夏俱活生靈載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歲密
聞風旨遐慰寤思憤岐嶺之猖狂逼褒斜之封微欲資
牽制用速掃除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鄩特遣行人先
道深意旋已徑差精甲將擊妖巢合數鎮之梟雄鼓六
師之威勢尋聞遐遁殆至滅亡允諧犄角之謀尤得輔
車之利近併覽同華奏報皆進呈褒洋書題具悉事機
良多歎沃今專馳卿列備達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別卜
填篋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瞻佇好音言不盡意別
幅云馬一十匹計紅耳叱撥馬一匹金玉開裝四垂鞍
轡一副紫叱撥馬一匹白玉裝鞍轡一副白驄馬一匹
金鍍開裝鞍轡一副烏叱撥馬一匹金鍍銀開裝鞍轡一副白驄
鞍轡一副烏叱撥馬一匹金鍍銀開裝鞍轡一副白驄

共統邦家扶危者力旣不宣握兵者計無所出建泰同
盟之分幸居平蜀之功所宜治兵甲以固封疆聚征賦
以修進貢望星使而經年不至指雲鄉而就日無期遠
聞皇帝應天順人開基立極拯生靈於塗炭示恩信於
豚魚東南之王氣咸歸河洛之殊祥畢至四門盡闢百
度維貞竟無意於興邦止施仁而濟物以此內量分限
不任經綸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半因開拓遂至萬
民叶議八國來朝爰徵史冊之文亦有交通之說且東
漢亂離之後三國齊興西周微弱之時六雄競起俱非
恃強逼禪皆以行道濟時雍容於揖讓之前輕重於英
雄之內况西蜀開山立國燒棧爲謀稱雄雖處於一隅
避亂會安於二帝鼎峙之規模尚在山河之氣象猶存
永言梁蜀之歡合認弟兄之國今蒙皇帝遠尋舊好專
降佳音俱無間諜之嫌再敘始終之約疑慮則春冰共
泮開通則東海可歸光榮遠被于子孫暢遂成敷於朝
野今則盡焦勞而勵已用勤儉以帥賢常瞻偃草之風
以繼用天之道又蒙厚加賜貺別降珍奇十驥聯鑣六
龍並駕稱德會參于萬乘呈才皆過於千金載觀戀主
之心益勵懷恩之志寶帶輟異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
琛奇鋒利逾於雪霜雅器價齊於金玉入用多慚於未

識捧持方喜於初觀望恩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跬步千里自此榮遵天路繼遣星槎絨章不候於飛鳶裂帛豈勞於繫雁忻榮慰喜併集此時敬以專使盧卿等回畧陳所志幸望開覽又謝信物等曰右件鞍馬及腰帶甲胄槍劍麝膽琥珀玳瑁金鞍轡越瓷器併物色藥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賜貺雕鞍轡玉堅甲鏤金十圍希世之珍六轡絕塵之用槍森蛇幹劍耀龍鋒金鞍轡含寶琬之光祕色抱青瓷之響上藥非易都所紀名香從外國稱奇遠有珍華並由惠好顧酬謝而增愧仰涯澤以難勝捧閱品名實慚祇受其印文曰大梁

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爾不可以絕兩國之懽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弔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劍州木連理六月麟見文州十一

月黃龍見富義江三年正月麟見永泰五月騶見璧

山有二鹿隨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

元膺建次子也初名宗懿後更名宗坦建得銅牌子于

什邡有文二十餘字建以爲符讖因取以名諸子故又

更曰元膺蜀檮杌二年八月什邡縣獲銅牌石記有膺昌之文改什邡爲通計縣改太子名爲元膺

錄異記王蜀永平二年得北印山章宏道所留瑞文於什邡之仙居山遂出緡錢爲漢州馬步使趙宏約締

構觀字泊元膺爲人猥喙齟齬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嘗

創天尊殿自抱畫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年十七爲皇太子

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置官屬建以元膺年

少任重以記事戒之令一切學朕所爲則可以保國王建

誠太子文吾提三尺劍化家爲國親決庶獄人無枉濫
恭儉畏慎勤勞慈惠無一事縱情無一言傷物故百官
吏民愛朕如父母敬朕如天地汝視祿富貴不知創業
之艱難更汝之名上應圖讖勿驕勿矜勿盈勿忌惟敬
惟誠惟謙惟和內睦九族外安百姓赤心待羣臣恩信
愛士卒刑罰人之命也無徇愛憎奸邪國之賊也無信
讒構絕畋游之娛察聲色之禍然後能保我社稷君我
民臣吾蚤暮戒勗恐汝遺忘當置於几案出入觀省
又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爲之師蜀檇杌光庭字賓
至京兆杜陵人方
干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舉制科不中入天
台爲道士僖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遊成都
隱青城山白雲溪卒于蜀年八十五顏貌如生世以爲
尸解有文千卷餘皆本無爲之旨清異錄左宮枕青
王爲之體方平長可寢二人冬溫夏涼醉者破醒夢者
遊仙云是左宮王夫人左宮以授杜光庭光庭進之蜀
主與皇明帳爲幃宮二寶五代史補杜光庭長安人
應九經舉不第時長安有潘尊師者道術甚高僖宗所
重光庭素所希慕數遊其門當僖宗之幸蜀也觀蜀中
道門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張之駕同詔潘尊師使於兩

街求其可者尊師奏曰臣觀兩街之衆道聽塗說一時
乏俊卽有之至於掌教之士恐未合應聖旨臣於科場
中識九經杜光庭其人性簡而氣清量寬而識遠且困
於風塵思欲脫屣名利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
僖宗召而問之一見大悅遂令披戴仍賜紫衣號曰廣
成先生卽日馳驛遣之及王建據蜀待之愈厚又號爲
天師光庭嘗以道德二經注者雖多皆未能演暢唐襲
其旨因著廣成義八十卷他術稱是識者多之

建之嬖也元膺易之屢諫于朝建懼其交惡乃罷襲樞
密出爲興元節度使已而襲罷歸元膺廷疏其過失建
益不悅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翰
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
來峭與文錫敎之耳九國志王宗翰建之姊子也本姓孟氏建爲神策軍使僖宗封其姊
爲晉國夫人宗翰最被親愛建入蜀以宗翰爲拱宸軍
使累遷眉彭二州刺史封集王賜姓王氏授文成等州

招討制置使宗翰好畜妓妾後庭珠翠常百餘人性殘虐齊齋刺彭州日部民史氏有胡讓莊號沃饒宗翰殺史氏取之元膺之亂以兵入衛建令安撫元膺倉卒而死建疑宗翰殺之竟無以自辨通政初授通義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守興元尹以杜堯嗣爲之佐令規正焉宗翰於泉倉置寨於捍龍山與上清寨相接分鄉兵屯守建略地秦隴以宗翰爲第一招討使拔大散關取陳倉耀兵三壘而還宗翰所爲不法堯嗣多諫止之及爲招討使請堯嗣同行至大散關堯嗣腹疾請歸府乃自木皮店沿流而去宗翰令以膠船載之中流而溺天漢元年宗翰被病若見堯嗣旣而堂宇藩溷隨其大小皆堯嗣在焉疾遂急數日卒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諸王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爾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入衛元膺初不爲備聞襲召兵以爲誅已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

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而笞之幽于其家召大將

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

死通鑑考異十國紀年丁未元膺令軍使喻全殊率天

各帥所部兵奉元膺攻唐道襲襲自私第披甲索馬

過王宗賀門邀之宗賀曰兵起無名且不奉詔公宜緩

行元膺遣天武將唐據帥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

親兵逐道襲至城西斬之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

兵敗皆潰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

識之以告建遣宗翰招諭之宗翰未至爲衛兵所殺蜀

机三年七月大昌軍使徐瑤等脅太子元膺舉宮甲以

叛諸軍討之斬元膺瑤伏誅以衍爲太子瑤字伯玉長

葛人從建入蜀勇猛善格鬪建初在韋昭度幕府其兵

皆文身鰲黑衣裝詭異衆皆稱爲鬼兵稱瑤爲鬼魁建

克成都瑤多汚辱衣冠士女北夢瑣言梓潼縣張惡

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嵩州張生所養之蛇因

而祠之時人謂爲張惡子甚神其靈僞蜀王建世子名
元膺聰明博達騎射絕倫牙齒嘗露多以袖掩口左右
不敢仰視蛇眼而黑色凶惡鄙褻通夜不寐竟以作逆
伏誅就誅之夕梓潼廟祝巫爲惡子所責言我久在川
今始方歸何以致廟宇荒穢如是耶建乃立其幼子鄭
由是蜀人乃知元膺爲廟蛇之精矣建乃立其幼子鄭
王宗衍爲太子析黎雅邛蜀四州爲永平軍節度旋領
兩川封蜀王及梁太祖受禪乃僭大號長子元膺謀作
亂伏誅乃立其少子鄭王衍是爲後主又建立衍爲
嗣鑄銅鐘於佛寺其聲洪遠建乃謂其下曰吾立此鐘
爲立太子故也令其洪遠是必東京將來之慶才及八
日其鐘墮地龍首摧落建白龍見邛州江四年荆南高
知不憚衍果八年而亡

季昌侵蜀巫山遣嘉王宗壽敗之于瞿唐

蜀鑑蜀王建

永平四年荆

南高季昌攻夔州不克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
隸荆南興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刺史王成先逆戰
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鉅拒之船
不得進會風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衆季昌乘戰艦蒙

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以遁荆南兵大
敗俘斬五千級九國志王宗壽建宗人之子幼從征
伐警悟有機辨好琴棋篇什方術皆臻其妙建入蜀奏
署懷州節度使以所部鎮遏江原縣嘗于許汝間得一
錢鏡晦不可鑑屢命工人瑩之了無所覩著巾奩中有
日矣至是忽覽之光采煥發因見市舍中一小兒青衣
卅角獨坐宗壽異而使人召之小兒曰何以知我至此
宗壽以言怛之不懼因曰我以鐵鏡來耳公不見還神
物終當化去若以還我他年當有報也宗壽出鏡與之
乃長揖謝去後宗壽得辟穀行氣之術或謂小兒傳之
乾寧初建令率所部兵平南充遂知果州事安輯離散
得郡牧之體武成初封嘉王荆南高季昌畧地三峽建
以宗壽爲忠州節度使兼行營招討使以鐵鑠斷夷陵
江季昌戰艦不能進宗壽禦之大敗荆人季昌奔歸以
功加中書令宗壽性方正樂於恬退自歸成都以修鍊
自娛與孟繼平計寂楊珍爲入室清談之友未幾爲金
吾上將軍持法平正院吏周郃受贓鬻獄宗壽捕鞠得
其實郃以重貨求救於大閹爲解宗壽不聽竟弃郃市
建計鳳翔以宗壽爲第三招討使取陳倉還行襲位宗
壽請閑久之衍耽酒色時宣華苑初成數爲長夜飲宗

壽在坐諫衍請以社稷爲念少近杯酌因感激流涕佞臣潘在迎顧在珣韓昭等奏曰嘉王酒悲無恠也乃大爲諸諛而罷後起爲武信軍節度使破雞子槽賊擒其魁李茂章請納賂以求免宗壽曰吾歷官四十年未嘗受同僚之遺况爾賊乎遽命斬之唐師入境郭崇韜遣使遺宗壽書宗壽不納聞衍降乃治裝赴闕時衍先次岐陽宗壽請於李嚴求謁衍衍見之泣下曰早從王言豈至今日及衍遇害奔入熊耳山依定林寺明宗卽位請葬衍許之初衍至秦川驛母妻及子弟遇害者十八人並藁葬道左至是宗壽盡易棺歛縞素徒步親自營護偕葬於三趙村間者義之明年授淄川刺史卒王谿編事又前蜀嘉王頃爲親王鎮使理廨置得一鐵鏡下有篆書十二字人莫能識命工磨拭光可鑒物挂於臺上百里之內並見復照見市內有一人弄刀鎗賣藥遂喚問此人云只賣藥元不弄刀鎗嘉王曰吾有鐵鏡照爾賣藥者遂不諱仍請鏡看以手擘破肚內鏡于肚中足不着地冉冉昇空而去竟不知何所人其篆列之如左號佞世胤市尉諫訕欲執廷綏又舊蜀嘉王召一經業孝廉仲庭預令教授諸子庭預雖通墳典常

厄饑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正以舊火爐送學
院庭預方獨坐太息以筋撥灰俄灰中得一雙金火筋
遽求謁見王王曰貧窮之士見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預
曰見爲製衣庭預白曰非斯意嘉王素樂神仙多揉方
術恐其別有所長勉強而見庭預遽出金火筋陳其本
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真有
古人之風贈錢十萬衣一襲米麥三十石竟八月殺黔
以賓介相遇禮待甚厚薦授榮州錄事參軍

南節度使王宗訓

冬南蠻攻略界上建遣襲王宗範擊

敗之于大渡河

九國志王宗範本姓章氏幼喪父隨母周氏再適建爲九夫人宗範年十歲冒

姓王氏及建開國立周氏爲后宗範沈厚寡言好延納
名士親從軍晉暉以女妻之封襲王加太子少師永平
四年黎州蠻入寇以宗範爲第一招討使宗播宗壽副
之乃以所賜金募果敢士出邛崃關至潘倉大破蠻衆
斬其首領趙嵯政追奔至山口城與宗壽合殺入千餘
人擒蠻王子趙龍眉等三人以歸加中書令後隨衍入
洛至長安張籤爲節度留後宗範以珍玩賂籤請復姓
爲猶子易名師範後唐天成初王宗壽改葬衍師範來

弔贈宗壽不與齒後爲雍州行軍司馬卒北夢瑣言
 西川自唐劉闢構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
 差兵屯戍大渡河蠻旗纔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
 抵府城居人有扃戶而拒之蠻亦不敢叩門也嘗有一
 蠻迷路入廣都縣村墅里人相率數百輩叫譟而逐之
 蠻一迴顧卻走如堵牆崩焉自晝及暝終不能擒致其
 懦弱如此王蜀先主時雲南寇蜀蜀軍勇銳欲吞之俘
 擒噉食不以爲敵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又邛黎
 之間有淺蠻焉世襲王號曰劉王楊王郝王歲支西川
 衣賜三千分俾其偵雲南動靜雲南亦資其覘成都盈
 虛持兩端而求利也每元戎下車卽率界上酋長詣府
 庭號曰參元戎上聞自謂威惠所致其未參間潛稟於
 都押衙且俟可否或元戎慰撫大將間稍致乖方卽敘
 其紛紜時帥臣多是文儒不欲生事以是都押賴之亦
 要姑息蠻蜚憑凌若無亭障抑此之由也王建始鎮蜀
 絕其舊賜斬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邛崃之南不立一
 堠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命大將許存征蠻爲
 三王洩漏軍機於是召三王而斬之時號英斷也昔日
 之患三王非不知也時不利也故曰有非常之功許公
 之謂也先是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經過成都曉五

天梵語通大小乘經律論以北天竺與雲南接境欲假途而還爲蜀察事者識之繫於成都府具得所記朝廷次策文字蓋曾入內道場也是知麟見昌州蜀檣机四外國來廷者安知其非奸細乎太子衍判內外六軍事詔以東宮爲崇賢府凡文學道德之士得以延納訪問重陽建出游寶歷寺妃后皆從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日得之乃寺僧誘之藏于民家與僧二十二人同斬於龜化橋十月內樞密使潘炕卒炕字疑夢其先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嬖於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有國色喜爲新聲及工小詞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斬之弟峭謂曰絲珠之禍可不戒邪炕曰人生貴於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服於心耶人皆

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十一月大火焚其宮室遣王宗

儔等攻岐

王氏見開錄唐末蜀人攻岐還至於白石鎮裨將王宗信止普安禪院僧房時嚴冬房中

有大禪爐熾炭甚盛信擁妓女十餘人各據僧牀寢息
 信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轉于熾炭之上宗信忙遽救
 之及離火衣服並不焦灼又一姬飛入如前又救之頃
 之諸妓或出或入各迷悶失音有親吏隔驛牆告都招
 討使王宗儁宗儁至則徐入一被胡僧提而出視之衣裾
 纖毫真假但驚悸不寐訊之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見
 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諸僧立於前令妓識之有周和尚
 者身長貌胡皆曰是此也宗信遂鞭之數百云有幻術
 此僧乃一村夫新落髮一無所解又縛手足欲取熾炭
 焚之宗儁知其屈遂解之使逸訖不知何妖怪取熾炭
 閒話王蜀將王宗儁帥南梁日聚糧屯師日與工役鑿
 山刊木畧不暫停運粟泛舟軍人告倦岷峨之人酷好
 釋氏軍中皆右執因器左秉佛書誦習之聲混於刁斗
 時有健卒李延召繼年役於三泉黑水以來採斫材木
 力竭形枯不任其事遂設詐陳狀云近者得見諸佛如
 來乘輿跨象出入巖崖之中飛昇松柏之上如是之報
 甚頻某雖在戎門早歸釋教以其課誦至誠是有如此
 感應今乞蠲兵事截足事佛俾將來希証無上之果宗
 儁判曰雖居兵籍心在佛門修心於行伍之間達理於
 幻泡之外歸心而依佛氏截足以事空王壯哉貌貅何

太猛利大願難阻真誠可嘉惟狀付本軍除落名氏仍
差虞候監截一足訖送真元寺收管洒掃焚修比欲矯
妄免其役及臨斷足時則怖懼益切於是遷延十餘
日哀號宛轉避其鋒銳宗儔聞之大笑而不罪焉取

其秦鳳階成四州至于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于

是以前族來

蜀檣机十二月御大安門受秦鳳階成之
俘大赦改元通正時大霖雨禱于奇相之

祠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元珠沈
江而死化為此神卽今江濱廟是也

通正元年遣王宗

綰等率兵十二萬出大散關攻岐取隴州

蜀檣机通正
元年蜀攻岐

圍鳳翔王宗綰舉軍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
取寶雞王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李繼岌奔隴州奔于

蜀軍蜀軍進攻隴州會大雪蜀主召軍還故關在隴州
隴安縣杜光庭賀收隴州表臣某伏觀北面軍前隴

州節度使桑簡以手下兵士及城池歸降收復隴州者
睿算遐宣元勳効節纔申薄伐已復雄城伏惟陛下聖

邁黃軒威超周武運神機于掌內動有成功料勁敵於
鼓中舉無遺策自岐郊負義關外隳盟深孤敦好之儀

遠絕睦隣之分擁豺狼之一旅恃疆土於三州巢折葦
以偷安坐積薪而稱固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所以義士
肝衡謀臣扼腕皆期殄掃遂舉戈矛六軍奮躍以爭先
八校暗鳴而致勇蹴土佇摧於吳岳飲馬將竭於渭流
桑簡以智合變通心明向背倒戈銜壁效命投誠獻千
里之山河不施寸刃復一方之戶口無損秋毫便迴毫
社之鋒自收商受之衆想回中之路絕退且無歸顧瀚
上之讐深竄將奚適料其元醜卽見梟擒看通於八水
三山永絕於九州四海俱頌舜歷盡入八月起文思殿
禹封臣獲奉昌期累觀大捷無任云云

以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羣書以實之以內樞密使毛文

錫爲文思殿大學士

王錯請興文教奏記伏以義王演卦神農造書陶唐克讓是昌禮樂

有虞濬哲乃正璇璣禹湯文武功齊天下故能卜世延遠垂裕無窮迨乎六國諸侯力攻秦滅墳典以愚黔首遂使聖人糟粕掃地都盡漢承秦弊下武尊文蕭何入關惟收圖籍文帝修學校舉賢良海內晏然興崇禮義景帝躬履節儉選博士諸儒以備顧問麟書鳳紀墳溢於未央玉版金繩充牣于祕府班固曰周稱成康漢稱

文景宜哉武宣之世乃從禮官開金馬石渠之署以議
典禮樂置協律之官以分雅鄭公卿大夫間作於世或
紆下情以通諷諭或宣上德以盡忠孝孝成之世奏御
者千有餘篇獻納論思之盛復古罕比世祖承喪亂之
餘龍驤宛葉去暴誅亂拯溺救焚寬以用人明以率下
兵革既息寰海又寧乃起立太學招致鴻碩羣臣每有
奏議必令史官撰集以傳後世數引公卿講論經義夜
分乃寐不以爲勞孝明師事桓榮躬親文墨朝誦夜講
明達過人孝章崇尚文儒有太宗之遺風常于白虎殿
會集羣儒推行乾坤考合陰陽上申聖人下述品物參
于傳記內別六經若披浮雲而覩白日設華鐙而入閭
室詔元武司馬班固纂集其事名曰白虎通魏武博覽
羣書特好兵法鈔畧書史名曰節要又注孫子十三篇
尤好篇詠動爲典則文帝八歲能屬文淹通古今貫穿
經史及居帝位益尚謙和坐不廢書手不釋卷晉宣博
學洽聞服膺儒教當曹氏中微總攝百揆萬機之暇未
嘗廢卷景文之間咸盡儒術宋高祖豁達大度涉獵典
墳討伐之中亦重文墨文帝廣覽經史雅善隸書每誠
諸子率以廉儉南齊高帝深沈大量清儉寬厚嗜學好
文會無喜愠常曰學然後知不足余恨無老成人得與

周孔比德兼善草隸有飛動之勢梁武該博多聞有文
武之略在位冬月秉火執筆手爲皴裂諸子悉有文藝
聚書討問晝夜忘疲元帝好易韋編三絕東閣聚書十
四萬卷象牌玉軸輝映廊廡陳武備儼雄傑過人窮究
兵書耽玩史籍文帝留意經典舉動端雅後魏道武立
臺省興儒學五經各置博士講問如市塾序成林北齊
有文林學館周武帝保定中書盈萬卷平齊所得裁至
五千卷置麟趾殿學士以掌著述隋平陳之後牛宏分
遣搜訪異書經史漸備凡三萬餘卷煬帝于東都觀文
殿東西廂貯書寫正副各五十萬餘卷煬帝于東都觀文
而禁中之書在焉唐高祖統一區宇刻革暴隋六合宅
心四海歸德躬行仁義以息亂階太宗神睿聖文天資
英武嘗在藩邸令博學之士房元齡杜如晦等一十八
人爲秦府僚佐大較儒術廣集經史及居帝位隨才擢
用於是宏文館皆置學士元宗開元五年于乾元殿置
修書使召學士張說等譔於集仙殿東廊下寫四部書
以充內庫麗正殿名集賢其修書使爲集賢殿學士自
是圖籍不獨祕書省宏文崇文館皆有之集賢所寫則
御書也分爲四部一日甲爲經二日乙爲史三日丙爲
子四日丁爲集兩京各一本共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

經庫書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書青牙軸縹帶青牙
籤子庫書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白
牙籤以爲分別以大學士專掌之歷代以來咸有祖述
廢置沿革或有差異今但畧舉帝王故事及祕書之職
幸冀垂覽焉
黃龍見大昌池十月大赦改元十二月又改明

年元曰天漢國號漢

蜀檇杭通正二年正月梁遣使來聘二月翰林學士庾博昌卒博昌

後周義成侯信之後富文藻著金行啟運錄二十卷青
宮載筆記十五卷玉堂集二十卷三月宏農郡王晉暉
卒暉許州人少有膽勇初與建爲盜夜泊武陽古墓中
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否墓中應曰
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會曰蜀王誰是也暉曰八
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非常之事建嘗與飲敘舊暉曰
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卒建親往
臨弔十一月大赦改元天漢元年國號改稱大漢以廣
成先生杜光庭天漢元年殺劉知俊及降無敵王劉知
俊并戰將郭守遷郭守存聶瑣孫禮陳彥詞毛昌業邵
雲等五十餘員馬三千餘匹兵士九千戶六萬悉歸於

蜀令擊茂貞復收興鳳二州茂貞登陴自守知俊修兵攻其屬郡茂貞之秦隴階涇皆陷于蜀王氏見聞錄竹獼者食竹之鼠也生於深山溪谷竹林之中無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發地取之甚艱岐梁睚眦之年秦隴之地無遠近巖谷之間此物爭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墻壞城或自門闥而入犬食不盡則並入人家房內秦民之口腹飲焉有童謡曰獼獼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揚在蜀江頭智者不能議之庚午歲大梁同州節度使叛梁入秦家於天水天水破流入蜀居數年間蜀人又謡曰黑牛無繫絆搜繩一水破流入蜀先主聞之懼曰黑牛者劉之小字搜繩者吾子孫之名也蓋前輩連宗字後輩連承字爲名搜繩與宗承音同吾老矣得不爲子孫之患乎於是害劉公以厭之明年歲在戊寅先主不豫合眼劉公在目前蜀人懼之遂粉劉之骨揚入於蜀江先主尋崩議者方知獼者劉也黑牛者劉之小字戊寅歲揚骨入於蜀江之應杜光庭賀誅劉知俊表臣某伏觀冊制劉知俊以兄橫暴常已誅戮訖者罪惡貫盈人神共憤允符聖斷克正嚴誅臣某誠抃誠快頓首頓首伏惟劉

知俊性惟兇狡器本凡庸有狼貪苟且之心無報德懷
恩之志頃因危迫歸我天朝顯敷雨露之慈旋受節麾
之寄委之非次待以不疑更隆推轂之恩特付專征之
任而咆哮自恣殘忍爲懷屠害黎元罔遵刑憲墮大國
撫柔之旨孤聖朝弔伐之仁旣負鴻慈難逃顯戮伏惟
陛下恩隆天地仁冠堯湯體至道以好生布春和而煦
物夷蠻戎狄皆知慈育之深日月星辰共鑒包荒之廣
而知俊獨違聖造肆用淫刑致遐徼之未通阻四方之
向化今則雷霆震令斧鉞興誅使普天率土之人荷去
惡除兇之德克昌祚歷永福生靈臣某獲覩宸威無任
歡躍快

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復國號蜀光天

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

蜀壽机天漢元年正月封張飛爲靈應王鄧艾爲彰順王

張儀爲昌化王五月祀黃帝於南郊翌日祀地祇於方
丘六月賜百官飛雪丸十一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
風拔木幕幄皆裂改元光天依舊稱大蜀國光天二年
四月有狐嘯於寢室鵠鵠鳴於帳中鷄鵠集于摩訶池
建因感疾甚篤召大臣賜坐示手書曰朕比遭亂離以
干戈定秦蜀賴卿等忠勤夾輔遂正名號撫有神噐兢

兢業懼不負荷幸託天地之靈廟社之貺方隅底定
民黎樂康二氣叶暢五穀豐稔然以萬幾之大不免勤
勞於夙夜感此疾恙藥石弗救太子雖幼有賢德然次
不當立卿等固請於外后妃亦甚篤愛朕不能違立爲
儲貳勉力輔戴無墜我邦家之休又謂曰太子若不克
荷但置之別宮選立賢者慎勿害之徐氏兄弟但優與
俸祿以豐其家勿令掌兵以速其禍詔太子入侍疾六
月建薨年七十二僞諡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
高祖葬永陵五國故事建在僞位十有二年急於督
責雖倉庫充積而聚斂不已末年苦於痢疾痛楚尤劇
但坐錦囊而已疾中顧左右曰我見百姓無數列於牀
前詬我曰重賦厚斂以致我傷害而死今已得訴於帝
矣建曰我實不知外間如此今如之何未幾而殂北
夢瑣言扶風馬處謙病瞽厥父俾其學易以求衣食嘗
於安陸鬻筮自給有一人謁筮謂馬生曰子之筮未臻
其妙我有祕法子能從我學之乎馬生乃隨往郡境有
陶仙觀授星算之訣凡一十七行因請其爵里乃云胡
道我姓而恬其名誠之曰子有官祿終至五十二歲幸勿
荆入蜀因隨至成都王先主嘗令杜光庭先生密問享

壽幾何對曰主上受元陽之氣四觔八兩果七十二而
崩四觔八兩卽七十二兩也馬生官至中郎金紫亦七
十二而殞又蜀王先主將晏駕其年峨眉山娑羅花悉
開白花又王未薨前數年溝港城隍悉開白蓮花錄
異記黃祐修道於黔南無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二
十年一出成都賣藥言人災禍無不神驗蜀王建迎入
宮盡禮事之問其服食皆祕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
服餌之士但虛心養氣仁其行畧其過而已問其齒則
曰吾只記夜郎侯王蜀之日蠶叢氏都郫之年時被請
出耳後烏兔交馳花開木落竟不記其甲子矣忽一日
南望嘉州曰犍爲之地何其炎矣後堅辭歸山泣留不
使其至嘉州市肆已爲瓦礫矣後堅辭歸山泣留不
其後事皆不言之旣去於壁間見題處曰莫教牽動青
猪足動卽炎炎不可撲鷲獸不欲兩頭黃黃卽其年天
下哭智者不能詳之至乙亥年起師東取秦鳳諸州報
捷之際宮內延火應是珍寶帑藏並爲煨燼矣乃知太
歲乙亥是爲青猪焚蕢之期也後三年歲在戊寅土而
建瓴方知寅爲鷲獸干與納音俱是土土黃色是以言
鷲獸兩頭黃此言不差毫髮羣居解頤僞蜀王先主
晏駕前來大禿鷲鳥遊於摩訶池上顧負時爲上臣直

千內禁遂潛吟二十八字詩曰昔日曾聞瑞應圖萬般
微意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仔細看來是那胡名
畫錄高道興者成都人也工雜畫觸類皆長尤善佛像
高僧光化年昭宗敕許王蜀先主置生祠命道興趙德
齊同畫西平王儀仗車輅旌旗禮服法物朝真殿上皇
姑帝戚后妃女樂百堵已來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
及先主殂逝再命道興與德齊畫陵廟鬼神人馬兵甲
公主儀仗宮寢嬪御一百餘堵今大聖慈寺中兩廊下
高僧六十餘軀華嚴閣東畔丈六天花瑞像並見存
又德齊者溫奇子也乾寧初王蜀先主府城精舍不嚴
禪室未廣遂於大聖慈寺大殿東廡起三學延祥之院
請德齊於正門西畔畫南北二方天王兩堵院門舊有
盧楞伽畫行道高僧三堵六身賴德齊遷移至今獲在
光化年王蜀先主受昭宗敕置生祠命德齊與高道興
同手畫西平王儀仗旗纛旌麾車輅法物及朝真殿上
皇姑帝戚后妃嬪御百堵已來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
袋蜀光天元年戊寅歲蜀先主殂逝再命德齊與道興
畫陵廟鬼神人馬及車輅儀仗宮寢嬪御一百餘堵大
聖慈寺竹溪院釋伽十弟子并十六大羅漢崇福禪院
帝釋及羅漢崇真禪院帝釋梵王及羅漢文殊普賢皆

德齊筆見存議者以德齊三代居蜀一時名振克紹祖
業榮耀何多蜀鑑胡氏曰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
爲賢才難知恐其遺也取之廣然後賢才不在下而皆
在上則下受其賜而亂無自起矣王先成走卒也王建
得之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才之隱伏於塵土草
茅可勝計哉是宜表而用之俾盡見其所長而建不能
宜所就之狹劣也又論曰昔先正呂汲公之敘華陽
國志也其言曰自先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
四百人可謂衆矣復自晉初至於周顯德僅七百歲而
史所書無幾人忠魂義骨與游塵野馬同沒於邱原者
多矣觀唐溪邛州一孔目官王先成彭州一軍士而致
堂胡氏拳拳予而進之也如此蜀之人才遺逸之久如
汲公之言真可惜也又論曰王建以盜賊之質乘陳
敬瑄田令孜斗筲竊位之時遂假王命以逐元帥楊晟
顧彥暉獨攬其鋒以死拒之然晨蓋敬瑄之黨而彥暉
亦欲爲建者非果忠於唐也以區區之蜀連兵蹀血數
年乃己其禍也亦慘矣二州之人尸而視之不亦異乎
蜀檣杌黃松子曰唐自廣明之亂天下凌遲姦猾亡
命之徒攘袂誓衆於荏蕪之下而所在橫潰建於此時
乃與晉暉輩攘竊於許蔡之郊藏匿於墟墓之間其暴

固不足以警動郡縣及抵罪被繫死在旦夕而孟彥暉縱之使去此豈獄吏知其必貴而佑之耶抑天爲之耶遂乃奮跡士伍奔赴行在忠義感激誠貫白日執戈披銳翼衛乘輿於烟焰之中其勤至矣巨闥猜忌自壁遷利遂舉兵據閭止謀自全之計洎陳田召而不納遂抗表請師猶有勤王之節而韋昭度章句書生柔雅醞藉非有將帥之才駕馭之術建察其可取而代中以機智奪其符印遂摧敵克城節制全蜀而納貢述職道不絕使及梁祖受禪非有湯武高光之德建誓師雪恥而爲岐隴所阻自視才畧不在梁下其肯甘心俛首而爲之臣耶因僭竊位號亦時使之然也觀其委任將佐擢用才智撫養士卒惠綏黎庶勸課農桑輕省徭賦臨終顧託至誠無疑前視劉備可以無愧予嘗始終考究建之誠心使全忠不篡昭宗尙克享國必不忍爲鼎足之勢此予所以不建晚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深罪之也

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展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聩文展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文展及建疾以兵入宿

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大臣聞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
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展欲爲變乃殺之建因以謂老將
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爲太子用思擇人未得而疾亟
乃以宦者宋光嗣爲樞密使判六軍而建卒太子立去
宗名衍五代史改元永平五年改元通正是年冬改元
天漢又改元光天在位十二年七年十二月衍
嗣蜀構机光天元
年蜀主建殂子衍嗣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上